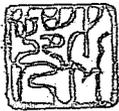


福州梁敬井先生撰

勸戒錄

第二集

水竹道人



仁言利溥

許世英題



[53130

重刊勸戒錄原序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尙少。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彙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同人之助我採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爲足資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前錄。分爲六卷。即以勸戒續錄名之。昔宋洪邁成容齋隨筆。後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張端義貴耳集。有二集。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丹鉛餘錄。外有續錄。摘錄。總錄。古人編纂。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續有聞見。及師友裒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人之耳目。卽期以益人之身心。豈徒炫奇示博已哉。

道光甲辰九秋敬叔氏識於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重刊勸戒錄序

儒者尊天道而不言禍福。誠以人受天德以生。不合乎天者。不可以爲人。苟可以爲人矣。雖貧賤凶折。而君子不以爲禍。苟不可以爲人。雖富貴壽考。而君子不以爲福。然此特可爲中人以上言之耳。若夫中人以下。則必有所慕而後趨於善。必有所憚而後遠於惡。於是勸戒之說行焉。自泰西諸國。競以形下之術相高。技巧蠶出。窮極詭變。自以爲設施出神鬼。機權倖造化。一切魁柄。惟強有力者尸之。所謂天道福善禍淫之說。胥斥爲誕誕不經。而國家兵刑之作。所以濟禮教之窮者。亦乖其本旨。而爲放利縱欲之助。蓋天道泯而人道亦幾乎熄矣。吾友周君敬庵。有鑒於此。爰與交好。取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勸戒九錄彙而刊之。躬任募集剞劂之費。程君祐卿。則任校讎之役。而爲之句讀。使人易曉。嗚呼。用心何其勤也。梁先生去今垂百年。世變所極。殆不可同日語矣。其所謂勸者。或非今人之所慕。所謂戒者。亦或非今人之所憚。然則是書之行也。庸有濟乎。雖然。觀其可變者。則且暮秦越。觀其不可變者。則千萬世猶一室也。四

時調。風雨節。而人康樂。寒煥乖。燥濕淫。而人疾病。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理之感應。亦猶是爾。而况乎今之所謂富強者。危亂之萌已兆。方岌岌憂大禍之將至。若不可終日者耶。彼以其暴。吾以其仁。彼以其利。吾以其義。彼以其文。吾以其質。彼以其奢。吾以其儉。洵如是也。世方大亂。而吾猶可以獨完。自非然者。無其長而敵焉。是襲。欲求後亡。其可得乎。夫禍福孰有大於國家之存亡者。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是書所記載。雖局於前人好行其德之軼事。而充類至盡。亦足以拯末流之陷溺。而生其惻隱敬畏之心。人化其家。家化其國。蒸爲善良之風俗。然後進而求之於吾先聖哲王之教。知人之所以爲人。彼夸權怙勢。窮無復之者。將盡棄其所學。而惟吾道之歸也有日矣。讀者其勿視爲煦煦子子之說而忽焉可也。

癸酉三月湘潭袁思亮



勸戒錄第二集目錄

卷一

金文公簡公

梁文定公

仁和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

戴簡恪公

史總憲

阮閣老

連平顏氏

潘氏陰德

茹氏陰德

湯氏陰德

梁督部

吳中丞

大魁出孝子家

行功過格

黃右原述 原缺

謝椒石觀察

江竺君比部

楊氏陰德

胡尙書

栗恭勤公

館陶令

陳曼生

蔡太守

良吏有後

俠客

李封翁

借銀代償

持金剛經

持大士齋

持大悲呪

溺鬼自拔

盛封翁

幸災樂禍

放雀獲報

黑額人

紈袴子弟

雷擊洋商

某御史

蛇寃

勸戒錄

第二集 目錄

一

19291
726
:2



賀襄果報

趙太守

故祖首逆

仙畫

江南舉子

梁國平

張氏子

犯淫

張南珍

冥誅

試卷燬名

微行摘印

雷異

任幼植先生

顧郎中

述警

優客招尤

周次立

請旌良法

江鐵君述四事

烈婦釋冤

牛戒

程大令

卷二

冥判

某太守

冒籍冤獄

蘇幕

孔生

王總督

匿情枉法

黥縣二案

海南一勾數事

強暴稽誅

冥游確記

慈生編

某方伯

庸師折祿

金銀氣

白髮婦

傳奇削祿

闖中怨鬼

索債子

附魂訓子

鬼穿下棺時衣

雷擊先插小旗

癡鬼

鬼畏節婦

鬼畏孝婦

鬼報德

郁翁報怨

雷殛三事

土地祠

京城尉

屠太守感夢錄

毛封翁

佛姆化導

買牛放生

李副榜

王總戎

王縣令

徐氏陰德

窩犯

不作槍替

狀師

貧士收棄女

溺女棄嬰惡報

陳宗洛

章開元

萊蕪令

馬翁

地師得夢

匿銀喪命

侮師

湖州鈕氏

肅寧令

彭孝廉

閻作梁

黃琴農述二事

蔡遇龍

楊光祿述三事

閔鶴亭父子

洪山橋

訟師惡報

蜜浸

丁封翁

廖觀察述二事

林州牧

何副榜

纂書獲報

勸戒錄

第二集 目錄

勸業雜誌

第二卷

目錄

四

勸戒錄第二集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金文簡公

吳江金文簡公。士松少日寒苦。恒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嘗館同邑某氏。一年五除。久始旋學。主人訝其遲。翁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其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幣費實無所出。欲探支明年兩月束脩可乎。主人如言付之歸。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齋幣至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而知金氏亦貧。吾女奈何適窶人子乎。趙謂君業已許之。豈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何。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事中變。咸默然。翁慚甚。謂趙君作鑿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即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請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焉。後文簡官至大司馬。趙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梁文定公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詣獄者。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一日。洊擢刑部主事。一日就亂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或開府乎。皆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乎。曰。尙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眞者不能。假者可得。後誕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仁和孫文靖公

孫補山公。士毅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爲死罪矣。乃有鄉人僞爲矜憫救援之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尙可謀贖。婦方哀其夫之不赦。而請託無門也。聞之大喜。盡鬻其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其所以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爾方得生也。農駭曰。我俸以有救而得生。渠轉以無故而致死。是可傷更甚於予也。況渠代予死。可不謀救之乎。懇再爲設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爲也。農歸與其婦謀。復將祖上祭田並其住屋盡棄之。以爲營救之資。而不知

悉飽濁人之橐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由進士出身。內歷翰部。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諡文靖。其勃興也宜哉。

金匱孫文靖公

孫平叔先生。久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洊晉連圻。身後亦謚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間。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幕客吳劭亭者言。公有二子。而尙無孫。時二子亦日以得子爲急。欲以慰乃翁之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後無疑也。相傳公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以無救焚死。家乏餘丁。燼餘之屍。任其暴露矣。其十數家被燒者。旋復營造。將殘磚破瓦。悉堆砌於嫠婦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磚瓦。起出遺骸。買棺歛埋之。又值邑中荒歉。糧價騰湧。餓孳載途。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吝於出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廠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廠。開糶。藉以存活者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戴簡恪公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即生簡恪。五齡能寫大字。書籍甫過目即成誦。時號爲神童。翁携子杭州時。齊息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耆宿。與之談藝。不能相難。早登科甲。值出痘未殿試。次科乃補試。入翰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十年。儀徵阮官保撫浙。乃敦促入都。簡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爲人述之。

史總憲

山陰史漁村先生。致光原名步雲。字嚮師。乾隆丁酉選拔。官廣文。登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葬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卽質衣飾出資。爲之解和事得寢。先生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闈鄉榜。丁未入禮闈之先一夕。夢神語之曰。爾祖母以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先生性極恬澹。雖敷歷中外。而循循如書生。後由雲貴總督。內召總憲。入都時。家大人爲荊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館。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勿論官京官外。但須

做二等官。切不必覓好。一見好。即有不好伏其中。願高明人審之。家大人深佩其言。踰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已引年。予告出京。復相見於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荊州城外絮談之論否。家大人曰。謹識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語告蓮翁。竟似如水投石。可若何。蓮翁即張蓮舫河帥。文滄先生之戚也。是冬高擢失事。蓮翁遂出塞。於此見老成典型。瞻言百里。未可以輕心掉之也。

阮閣老

甘泉羅茗香茂才告余曰。君前集載吾師雲臺公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不知公本身之功德。亦復不淺。從前蠶子數皆言公壽不滿七十。而必爲樞廷宰相。此係三十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歎。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人。後撫浙者踵而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人。今公壽屆八旬。精神疆固。雖百歲可期。即未入樞廷。而宰相固已得之矣。此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雲臺閣老。在浙功德尚多。其兼築鹽政。所有鹽務陋規。一概不取。責令補苴舊欠。行之數年。浙鹽遂日有起

色。其督學時。撫馭夷商。機宜悉協。一塵不染。十年晏然。今陝夷追恨前政。每語多齟齬。而惟公無一字牽涉。非實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聞家大人言。嘉慶十九年間。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公時爲漕帥。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饑民萬餘。攔輿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添派二十人幫濟。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傾之間。萬餘饑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者。而處置裕如。已隱成莫大之陰德。他人當此。鮮有不張皇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報會者。爲中州末僚。言閣老之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屢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龜。重可數觔。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龜畜於盆。昂首視翁者良久。異之。謂友人曰。此龜值若干。盍爲予轉買之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論值。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邀。即以此奉敬。翌日翁以紅線綁龜足爲記。詣江放之。他日語友曰。予已烹龜食之。不獲奉邀。恕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龜。懸諸市。仍買而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龜鬻於市者。翁熟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賴以生全。今脫難矣。後

當相謝。及閣老告退時。心切救人。嘗創製紅船多隻。護送渡江者。活人無算。一日閣老往鎮江。遇颶風折桅。正倉皇莫措。忽一大龍帶數十小龍。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歟。

連平顏氏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運淮南漕漕二百萬石。時連平顏惺甫先生檢爲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時不晤接。漕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好。燕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由吾閩龍巖州遷居粵之連平州。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歲。羣呼爲百歲翁。素精堪輿之術。距城二十里。土名鴻坑。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用錢數千買得之。因葬其祖。臨時掘土數寸。下即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有古衣冠人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卽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其真穴在左畔。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心。特爲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掃無闕。受賜多矣。翁覺如所指葬之。仍樹碑於右畔。立約後人。附祖鑿春秋祭掃不絕。厥後翁家漸起。至元孫澹亭中丞。深由同知起家。仕至貴州湖南巡撫。中丞之長子。卽惺甫先生。由拔貢仕

至河南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爲漕運總督。今先生之子魯輿先生。伯壽。由編修仕至雲南巡撫。繼爲閩浙總督。其殉支之成進士。入翰林。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傳百歲翁。尙見齋亭中丞爲臬司云。粵中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盛。未有如連平顏氏者也。

潘氏陰德

孟蓮友茂才繼歐曰。潘芝軒相國。其祖某翁。業醴家裕。每臘月中旬後。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褐衣。走鄉中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給與之。人不知爲誰也。奉行感應篇。終身不倦。嘗獲吉壤。地師以爲必發鼎元。翁乃語人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卽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子孫昌大也。按潘氏以吉地發祥。已詳前錄。此條當可參觀。

茹氏陰德

孟蓮友曰。茹古香尙書秦之尊人。三橋先生。爲縣令時。設自新所。專羈邑中竊匪。按名日給口糧一升。鹽菜饌三文。以典史總其事。不時親往稽查。或提至訟庭。諄切開導。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審擇爲良民者不可勝計。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食報也隆矣。按聞春臺太守。人熙與尙

書爲同鄉親誼。嘗語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有隱德。嘗在京中遇某異人。相得甚歡。將南旋。往別之。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閹之疾。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采煥然。滿面陰騭紋。發現。不但可得子。並應得貴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缺於盤費。擬搭運河長船歸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卽靜坐。行左右轉睛法。每日無論數千轉。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驗。如其言。及到家。陽事忽舉。遂誕尙書。然止此一索而止矣。

湯氏陰德

蕭山湯敦甫閣老。金釗爲先伯父曼雲公己未同年。又爲家大人甲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雖在禮部。有堂屬之分。而略分言情。交誼最篤。嘗聞人述其先世寒微。曾大父某翁。開一小店於鄉隅。生意甚微薄。而勤於伺應。客多樂就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檢而藏之。久不來取。因啟其包。約有數十金。偶借用之。輒得利。旋積足其原數封貯之。數年是客復至。詢悉而奉還之。並告以借用得利。積足歸完之故。客大喜而譽之曰。不還不足以爲仁。用不足以爲智。子所爲殆仁且智也。如此大才。豈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得擴充其業。翁

恐偷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卻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巨萬。蕭山學額本二十名。乾隆間。恭逢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費無出。未得奉文准行。時翁家雖稍豐。尙無子弟應試。見紳衿退縮不前。奮然先題千金爲倡。其事始得舉行。其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爲鄉里無賴子所阻撓。至吹求無所得。乃造言生事。謂上梁時日。必歸鄉耆定擇。梁上須貼十惡大敗四大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一一從之。適其日邑尊因公下鄉。輿從過其門。邑尊素諳陰陽選擇。聞剝啄聲。知係上梁。以是日時辰極凶。怪而入詢之。見梁間字益駭。翁據實以對。邑尊立拘日者詰責之。答云。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爲吉。文曲星。蓋暗指邑尊。邑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之所能災也。孟蓮友曰。湯氏世有隱德。敦甫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貲設局施藥。計三年內。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鄞縣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爲學署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督梁部

梁晚香先生。書堂任直隸總督時。幕賓有周瘋子者。精於天文占測。一日仰天忽言天牢開矣。

先生素信其言。立往查臬司監。則皆以磁碗破鋒。互相雍髮。將於是夕越獄羣逃。以有備而止。先生寢其事。所全活甚多。是時尙未得孫也。先生之長子某。嘗禱於泰山碧霞元君祠。而生小槎。後由部郎。出守順德。今先生之曾孫。翰蘋太史。敬事又中丙申進士。入翰林矣。

吳中丞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與家大人同直樞廷。最稱契厚。每於夜直燕談之頃。悉其少年逸事一端。錄之以爲後生小子節性閑情之一助也。中丞云。余有同居中表妹。自幼起坐言笑。耦俱無猜。然抹牌象戲外。落然也。及余訂姻他姓。妹屬疾慄。嗣於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親串有述其病革時。呼余小字。長歎含淚情狀。余爲黯然。旋亦置之。一日夜臥朦朧間。似有傳喚人衙署者。見一官袍服據案坐。余不覺俯伏。據案者顧余曰。知有人控訴爾者耶。余愕然。則隸卒掖一女子向案跪。視之表姊也。方悟其已死。據案者爲冥官也。第未知被控何因。女子若有申訴。音細不可辨。頃之聞冥官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天妄訴者。令摔之去。論余本無他腸。此事已明。好好讀書。希圖上進。勉之。命隸送余歸。及門而寤。汗已漬衾枕矣。怵息尋思。深以前此之落然。

爲幸。偷不自檢。入冥對質。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懼耶。蓋談次猶不勝感喟云。

大魁出孝子家。

秦簪園修撰。大成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素貧。躬噉藜藿。奉母必甘旨。比長。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無間。以是母忘其貧。而樂其子之賢也。同時吳縣張西峯先生。齊動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歲元旦。張母某太夫人夢金甲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固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且貧甚。當先秦。是科禮闈。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藝後路太率。欲易之。忽獲秦卷。大加嘆賞。遂黜張而中秦。廷對果大魁。次科丙戌。張亦臚唱第一。

行功過格

蘇州吳太史。廷珍幼聰穎。喜讀書。而苦懼怯。十餘歲時。夢神人語之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金字陰騭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稍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試濱中。

謝椒石觀察

南康謝椒石先生。學崇與家大人同登嘉慶壬戌進士。三百名中。公年最少。既入翰林司文柄。聲譽赫然。時公之尊人蘊山先生。方爲廣西巡撫。公與其弟。學垌同膺京秩。香囊塵尾。居然王謝家風。同輩望之如神仙。不數年出守陳州。旋擢開歸道。乃弟亦出守潮州。需次觀察。未幾。而兄弟同中蜚語。改授部郎。潮州君。旋卽物故。公旣不能補官。全家數十口。寄居邗上。二十餘年。藉館穀自給。有丈夫子七人。多聰慧者。而皆屢困棘闈。道光壬寅。避夷淮上。公觸暑道卒。迨事平。眷口復回邗上。而生計蕩然矣。邗上人咸嘖嘖疑公生平。和平寬厚。居官亦清正有聲。不應如此結果。或云蘊山中丞。在山西任內。清查虧空。曾殺四知府。事後亦頗自悔。蓋種因於數十年以前乎。或又言公在開歸道任內。一日午倦假寐。夢一黑丈夫。偉然岸異。跪而求生。公領之。旣覺而不甚省記。翌日有饋大黿者。付庖人烹之。味極劣。是夜仍夢黑丈夫。血淋漓遍體。挺立於前。大言必藉手以報。公悚然而寤。汗流浹背。其卽此惡緣未可知也。家大人曰。前官京師時。日在蘇齋談藝。聞翁覃溪師言。康熙末西山有高僧。精風鑒。曾在京中談相。每言人休咎。無不

奇中。後憲皇帝聞之。勅此僧以後不准再與人談相。此僧遂自扁一小樓中。不與人交接。至乾隆中尙存。時蘊山先生初入翰林。一日隨蘇齋師同遊西山。欲見此僧。令他僧通意。僧素仰蘇齋重名。允一人上樓。蘇齋師言。因脚力不便。必須一弟子扶侍。請與俱。強而後可。及接見。僧熟視二人曰。翁先生雖貴。不過文學侍從。此位高徒。將來必掌生殺之權。但老僧有一言奉勸。切莫好殺也。語畢卽默然。然則山西之事。高僧早已見及。而談言微中。惜蘊山先生不能服膺其言耳。

汪竺君比部

鎮洋汪竺君比部。元爵爲持齋先生廷瑛之孫。杏江先生學金之子。而劉金門先生之快婿也。祖父皆以鼎甲起家。而君僅登乙科。然體貌豐腴。文筆敏瞻。領班樞直。行將擢用外臺。忽以瘍卒。朝士皆惜之。先是有推算蠶子數者。決其於某年某月當受駢首之誅。至是日惴惴。嘗隨穆鶴齋閣老讞獄淮上。多所保全。後竟考終臚下。似爲善可以逃數矣。然聞其瘍。初生於項。後纏匝至鬢。而遺俗名斷頭瘡。則亦與駢首無異矣。余則謂此一以見爲善原可回天。一以見國

法雖可趨避。而陰律猶必正名也。

楊氏陰德

木

余外舅楊竹圃方伯公。實籍連城。先世販運本植。寓居福州之新道馬頭。因家焉。其封翁發。與弟德廣。手足之誼最篤。德廣翁善經紀。帳簿必請發泗翁掌之。新道地濱江。翁結浮宅其上。某年大水。並浮宅亦衝散。合家不能相顧。發泗翁手握帳簿。露立水中者數晝夜。德廣公度帳簿必早失。但以兄之存否爲念。一日望見兄立水中。急就之。悲喜交集。旋知帳簿在兄懷中。爲之感泣。蓋簿失則外掛之資。悉不能歸。簿存水退。故業仍可無恙。厥後德廣翁生計日隆。積資本至數十萬金。皆基於此。諺所謂兄弟同心土變金者。此之謂歟。又聞發泗翁之父蘭起翁。讀書未成。而獨嚴於義利之辨。其少子發浩。頗豪宕。翁所不喜。願以其善讀書也。而姑容之。發浩登乾隆辛卯鄉薦。翁始喜。縱其所爲。家計日蹙。發浩之房師某。適任臺防同知。謂發浩曰。汝父清苦如斯。汝乃一籌莫展。于心安乎。此後如有關涉防署之案。於理無礙者。汝代爲請託。我必准行。汝藉得謝金以救貧。未爲不可。發浩因覓得一案。可得四百金者以告。允而成之。因將

所得金。先呈於師。師曰。本以濟汝之窘。可歸奉汝父。發浩如其言。翁大怒。杖而逐之。並禁其投足師門焉。又家有法碼甚準。人多來借兌。一日有客兌畢而去。遺二百金于案。翁檢藏之。戒兒輩曰。此兩包銀。我與某借未定。切勿輕開。後客來。將原封還之。客欲均分之。翁不可。欲少留之。復不可。曰。物各有主。吾不取非分之財也。其耿介不苟如此。今方伯公以進士起家。外掌藩條。內躡卿秩。而公之諸弟及子姪輩。洊登科第。尙未有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允哉。

胡尙書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爲通州胡西庚先生。長齡相待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形由侍御爲已酉同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廬。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之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方爲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雪巖。芳梅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爲盜也。慣爲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不論首從從皆斬律。似

失入矣。官以招冊皆已繕成。上臺催督甚迫。無暇更改爲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恩憲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也。官悟而從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卽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後聞徐樹人宗幹觀察所述同此。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實也。

粟恭勤公

粟恭勤公。毓美爲河東總督。歿於工次。卹典優渥。有持躬端謹。辦事實心之褒。近年河臣中所僅見也。嘗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問何人。廟祝云。中爲某大王。左爲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頂尖幘。以帛蒙面。問之則不答。旋有人語公曰。爾勿到胡家屯。行館也。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見一片波濤洶湧。遂驚寤。後逐年防汛。來往河干。總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欽使赴河東查料。公隨行至工次。各行館皆已備星使供帳。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爾嘔吐痰壅。遂不能言。時隨行者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而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亟開行箚檢之。朝服悉具。時方奉大行皇后國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之者。於是便頂尖幘。僅用朝服一襲而斂。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卽公之幻相也。踰年而祥符

口決。城垣岌々將圯。忽有少年者大呼曰。當拆南城樓磚瓦。填塞某處。如法行之。見金甲神湧。大溜改道旁走。人皆謂公之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塹工。故身後顯靈。仍令用塹也。家大人曰。治河用塹。前無所承。自公淑行之。實大有裨於修防。而大不利於料販。於是多方阻撓。衆口沸騰。朝議幾爲所奪。丙申。余由京赴粵。西道出開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旅店。時公方以塹工在危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時。頗不爲牙儉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輿論何如。余告以東河之塹工。卽南河之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則以塹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時。亦衆口交攻。大半皆爲料販所使。襄勤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聯云。秦始皇抽梁換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而浮議亦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襄勤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則東河倣而行之。正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爲警說所動。利口所搖可耳。公聞余言。乃歎然曰。余志已定。君之貺我實多。遂鄭重訂交而別。終公之任。塹工亦並無流弊。卽今東河屢決。糜帑無數。參官無數。未聞有一言歸咎於塹工者。則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王。每幻爲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環拜。

或免冠於地而跪禱之曰。知公有靈。卽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卽不知所往。此衆目所共見者。蓋如公之聰明正直。其沒而爲神也宜矣。附記於此。以諭後之治河者。

館陶令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琦者。爲山東館陶令。死卽爲館陶城隍。將卒之前一夕。其子請以身代。焚香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灑掃夫。素爲走無常者知之。云我太爺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作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太爺前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擒一生員。跪神像前。於是衆目不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太爺也。生員常以唆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稽。是日蓋責其怙惡不悛云。按前熟聞家大人言。官山東臬使時。有張漢峯琦者。最爲循吏。古貌古心。而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甚賞異之。每舉以爲諸令長欽式。初不料其身後之爲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爲神也宜矣。

陳曼生

陳曼生郡丞。鴻壽以名下士。官南河同知。文采意氣傾其流輩。未第時家甚貧。歲暮索通者盈

門有餽以二十金者。計還債僅及三分之一。正在躊躇間。有友人向其告急。其數適與所餽相符。卽舉以昇之。其妻聞而愀然。頗有怨聲。郡丞多方寬解之。語未終。有人叩門。贈以百金者。償負之外。尙有盈餘。郡丞慨然曰。此所謂得幫人處。且幫人也。憶家大人官京師時。每度歲。率皆拮据。然當歲除前後。必強割出數金。肩置別篋。適一年所入較豐。因得十金。另行緘固。家人諱其故。則曰。正月觀廠。是冷京官一最樂生涯。例須數金。以收幾種舊書舊字耳。旣而除夕甫晡。有同部友來告貸者。情甚迫切。遂將所緘金應之。其人甫去。而卽有餽百金來者。家大人笑謂余兄弟輩曰。天無絕人之路。信哉。此與曼生郡丞事。眞如規周矩直也。

蔡太守

杭州蔡太守。登官四川保甯府。兼攝川北道。時值金川用兵。所調索倫兵勢張甚。沿途搶掠。州縣不暇詰。公召其統兵官謂之曰。兵以戡亂。若如此。是創亂也。余止知保護我民耳。汝再不戢。余惟白之大帥。且兵備亦可按軍法也。兵竟肅然。是役也。川中頗騷擾。惟川北一境帖然。又制憲某。素黷貨。時公以軍功將得保舉。制府先期語之。且曰。保甯產綢甚好。公僞爲不知者。竟送

緝二匹。制府大恚。以年老劾去。去官日。人爭出錢立碑。至今川中廟祀之。公之孫名任者。辛酉進士。官直隸知縣。慈祥愷悌。有佛子之稱。其子炳壙。患重疾。恍惚中入冥府。遇其父執。引至一所。香案供一生位。指謂曰。汝父居官仁慈。此間亦敬禮之。是年爲辛卯科。其子無力應試。屢夢其先人告以今科必須進場。余係總理科場事務。上帝以我家忠厚。賜汝登科。不得以艱於措置。因循不赴試也。於是竭力摒擋。進場果中式。

良更有後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教匪滋事。奪城戕官。其勢甚張。濬縣密邇鄰封。勢甚危急。時知縣事者。爲桂林朱蘊山先生。風森。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生靈不啻億萬。以敘功加同知銜。其長嗣濂甫太史。琦。應辛卯鄉試。主司得其卷。滿紙如雲烟。悉現圈形。遂以定元。是科北闈解首。董似穀。卽同時守城縣尉之子。亦成進士。入詞垣矣。濂甫近已轉西台。其弟容菴。輅亦登鄉薦。先生於事平後。卽辭官去。家大人嘗題其遺照云。賊平身退若無事。鴻鶴飄然已高舉。回首灤江舊草堂。玉樹千尋切瓊宇。蓋紀實也。冥冥中報功之典。固如是昭彰哉。

儻客

嘉慶間。蘇州某商。挾重資歸。舟行遇雨。見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襟淋漓。商憫而許之。引入艙。易以緹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而商亦略無厭倦。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而已。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躍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瞥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橋孝廉。目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爲之也。

李封翁

臨川李寬誠封翁。以義舉起家。已載前錄。茲復得其遺事一條。云封翁始至粵西。投酒肆爲賤役。主人以其篤誠。識拔之。令司帳務。主人本家山西。一日病重。召李語之曰。我病勢殆不起。此店計可收得千餘金。身後託汝爲我殯殮周妥。並運柩回山西。付與吾兒。餘金卽爲汝酬勞。李諾之。如命運至其家。將遺書與餘銀。悉交其子。子以父書中有遺金酬勞之語。堅不受金。李委之而去。忠誠任卹。於此已見一斑矣。

借銀代償

余前錄載徐辛菴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蒲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爲兒女親家。尙未知有此事。頗以爲疑。茲余復從福州聞浙人述侍郎事。情狀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爲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菴先生。嘉慶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闈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籤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息稱貸。以爲參價。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實難當。故決之於神。相公爲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二十餘兩。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患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頃婦人所遺。汝旣聞其言。而忍取之乎。族兄以爲迂談。竟自携去。須臾婦人踉蹌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向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禁止。人之攜去。是予劣也。卒願代賠。故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爲汝設措。下午當如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後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俛躬立向

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發解。次年己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躋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矣。

持金剛經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屢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摭拾至二十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冊。分送各名刹。及諸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齋談詩。亦乞得一冊。每疑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砭砭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

持大士齋

里中寡婦某氏。家極貧。以女紅鞠二子。素持大士齋甚謹。初其次子病目久不愈。勢將瞽矣。婦日夕禮所供大士前。一日夜夢一嫗曰。汝欲兒愈。盍誦大士救苦經乎。婦以不識字對。嫗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譎以問人。果救苦經也。逐日夜持念。子目漸愈。由是持齋益虔。然日中

有所爲。夜輒見金甲神譏訶之。嘗過鄰家。見其烹魚。魚躍釜外。婦從旁曰。盍蓋之。是夜夢神盛怒責之曰。人家烹魚。爾不勸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蓋。罪若何。遂於床上起跪。兩手反接。哀號痛癢。若被杖狀。良久乃蘇。後其子漸長。能營生。嘗於齋日。買油一觔。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寢。卽聞神大詈曰。爾稱持齋。有如許受用者乎。卽摔婦髮。以匕取沸油澆其項。痛不可忍。號聲徹於四鄰。其子力呼而甦。首尙痛不可耐。稍定復寐。則見神將復擒治。乃急走之草間伏焉。旋見白兔數十成羣。爭舐其首。不覺爽然。項痛盡愈。徐出視。則神已去。有一老嫗立其旁。指成羣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婦以白兔對曰。非也。此白猿。吾驅之來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語之過。輒於夜間受鞭撻。日以爲常。今猶健在。不知其究竟何如也。按此林樾亭先生雜稿中所載。蓋乾隆末年事。未詳其何里何氏。先生早歸道山。無從質証。然足見持大士齋者。甚非可以率爾從事矣。

持大悲咒

家大人曰。葉健菴中丞。世倬由吾閩監司廉訪。洵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

時與余晤談良久。嘗聞中丞持誦大悲咒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二十許歲時。嘗患瘧甚。其寒熱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憂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咒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瘧鬼。遂發心以次日焚香禱誓佛前。攝心虔誦。而瘧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瘧竟不發。故自通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也。按大悲咒。列爲密部。卽陀羅尼經。屠琴塢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咒義。詮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爲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尋繹。身體而力行之。卽可到應時。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莫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咒。猶如妙藥。名阿伽羅。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咒。輒謂此咒。妙諦眞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謹。反恐敬缺。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

溺鬼自拔

吳江有漁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李曰。子何來。曰。予鬼

也。溯此港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飲。可入坐。鬼遂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將去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並無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曰。此人少年喪父。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矣。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到岸邊。徘徊數次而去。其夕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老母。死則無依。故釋之。李曰。汝如此存心。豈久墮泉下者哉。又數日。鬼曰。明日有一婦人代我。我特來告別。次日伺之。傍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婦人。此婦懷孕在身。若不阻之。是喪二命也。予爲男子。沒水濱數年。尙無生路。况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喪人二命也。潛然淚下。別數日。鬼忽緋袍冠帶。侍從甚衆。來辭李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方土地。言訖不見。按此條載感應篇旁證。蓋嘉慶初年事。後評云。寧自忍而不忍人。一而再。再而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道者。猶能格天。况生人哉。

盛封翁

浙中盛陶村。唐嘉慶乙丑進士。相傳其祖越湖封翁。在杭州開鹽廠。一日有桐廬縣諸生投之。初不相識也。留住數月。始知其被讐陷害。緝捕將至。封翁急挈之歸家。藏夾牆中。年餘。其妻子亦遁逃。繼至。封翁並收之。聚居年餘。事平始送回。而陶村得館選矣。

幸災樂禍

甘肅西兩縣令。甲強而乙弱。皆劣員也。值家大人在藩任。辦理計典。將劾乙以疲軟。外間已揣摩及之。甲與乙素有隙。聞而大喜。即於公庭面詆之。乙怒形於色。而隱忍不敢較。衆皆爲不平。未幾計典榜發。則甲適亦以浮躁被劾。乙乃反唇相譏。聞者快之。甲兩顴發赤。幾欲戟手而前。爲衆所格。而憤跳愈不可耐。時成蘭生方伯。世璠爲蘭州守。目擊其事。令僕役挾之歸寓。遂成狂易之疾。以終。方伯笑語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黃鶴樓。欲觀江中覆舟以爲樂。竟無一舟覆者。歸見荷磁器者入城。失足盡碎。差快人意。似出幸災樂禍。心術陰惡。其言至今令人不忍聞也。此在市井無賴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於功名得失之際。竟有蹈此轍者。宜乎災及其身也。

放雀獲報

鎮江范某。其妻病癆瀕死。有醫者教之曰。用雀百頭。製藥末餌之。又於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不可滅也。范依言聚雀而籠之。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廢百命。雖死決不爲也。開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得姙生男。男兩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黑額人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爲累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流至岸。獨不死。

繞袴子弟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爲漢軍劉某。時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輿梗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爲吾閩第一優缺。海舶鬻集。市廛殷賑。官靡尤極豪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畜梨園兩班。除國忌外。無日不演唱。館中學徒六人。三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等。無人不佩時辰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盛服。頭

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素粉。即佩帶日與梨園子弟相追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爲資政公所

呵禁。不令人學。徒在館中尙知嚴憚。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爲。東人常令司閽者。縛其子至館。請施夏楚。而內東旋入館面求寬免。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畏之。資政公常飭之曰。汝輩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謂純袴子弟也。杜詩有云。紈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之後。吾真恐其餓死也。後東人以軍功擢嘉興守。入覲。和坤知其在厦防缺久。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撫其冒功蝕餉狀。籍沒之。余初次公車至京。訪之。則已散居各廟廡。蕭條無以自存。後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所生母。僦居草屋中。藍縷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千資之。復令其以備書津貼。其筆法尙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荊州。荊州將軍某者。宗室公也。與劉有親誼。余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遂不知其所終。

雷擊洋商

曠哈利滋事之初。尙有所畏忌於中國。其暗中羽翼而保護之者。則粵東洋商之罪不容誅也。當林少穆先生總制兩粵時。日思以計擒其酋義律。而洋商輒偵知之一。日制府以事招義律。

諭話。卽將羈之。義律乘轎詣督署。已入外轅門。適有洋商伍紹瓊者。由督署出。卽於轎中以手
遙揮之。義律會意。遽回轎。迨制府聞而追之。則出城已遠矣。此粵東人衆自所共瞻。切齒所同
恨者也。先是曠夷有數百萬金。寄在洋商家。至是取還。皆伍紹瓊密爲布置。無何雷起洋商屋
後。將伍紹瓊從第四進廳事。提到頭進庭中。轟擊斃之。衆洋商暨曠夷。始稍知畏懼。余時隨侍
桂林。不數日卽聞其事。蓋無不撫掌稱快者。

某御史

有某御史者。在京宦。薄有文名。改御史。卽專以搏擊爲事。爲所中傷者多矣。其父某。嘗游幕外
省。偶於大吏有所干請。而不獲。遂其欲。抱憾而歸。撫拾該省近事。寄其子。登之白簡。遂興大獄。
撫臬皆罷職爲民。無何而某出爲監司。馳書至家。迎其父就養。其父星夜赴京。而某已出京。乃
暫寓鄉館中。鄉人釀飲之夜。過半始就寢。次晨日高不起。其僕踰門入視。則已死矣。某到任甫
兩日。卽聞訃歸。越三年服闋。復授某省監司。某自通籍。工於謀利。囊中本有餘貲。旣得缺。卽盡
出數千金。爲分送別敬之用。部署甚周。金亦垂罄。一夜暴卒。僅餘舊僕二人。扶柩南旋。都下士

大夫聞之。咸怵然曰。此君果有此報乎。

蛇窺

黃壽青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疊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撐怒臂。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瀆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僱船漢陽村落間。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

舟人停泊布木板以便上下名跳板

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隙入頭艙泥

中。蟄。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掉至江甯之浦口。剛繫纜。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隨其所之。蜿蜒半里許。瞥人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有人爲蛇嚼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也。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嚙其指。噉然失聲。滾地呼痛。頃之遂絕。而蛇跡杳然矣。視其所嚙。則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深者。王不勝嘆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做奴子耳。按小青蛇。卽俗所謂青條蛇。我鄉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間。所在

部有非如赤練寸銀。皆蛇名之毒也。從未聞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籠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墮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讐宿怨。曷至此。願世人多結善緣。勿留孽果。乃或謂此段公案。適然遭逢。若雷出地奮觸之者。斃亦安知天下之廣大。人物之蕃庶。胡爲而適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貢妻果報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生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不飲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春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歛起。撤所臥板。移矮杌向內坐。始誦謠語不可辨。繼而自批其頰。號軍慮不測。稟巡綽官。入號看視。某輒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則已自縊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圈結。僅絡項而已。而項間則爪痕稠疊深陷。若遭痛掐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壁間。聽羣兒讀。輒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脩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拔萃科。聲名雀起。

生與女素不避面。意得後遂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自負才名。不患無富貴良姻。而願與田舍翁締婚乎。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遂吐實。復挽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煩噴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

趙太守

桂林趙復齋太守。宜本爲諸生時。偶行市中。遇老人呼其名曰。汝祖德厚。立品亦端。今科當中。第牛犬肉尙宜戒食。毋忽。趙方疑訝聞。見其徑登鼓樓。亟躡其後。闐寂無人。是科果獲售。榜後復夢老人。讓曰。何忘吾言。趙自念持戒甚力。驚醒徧詰家人。始知日間。以犬肉祀都魯神也。相傳都魯爲元裨將。兵敗匿山谷中。因犬吠爲敵所覺。遂遇害。後爲神。威靈赫耀。故土人祀必以犬云。聞太守之尊人。精申韓學。主粵東西大幕。值其臥病瀕危。適有疑獄。大府親至其居。叩之床榻間。力疾定讞。所全活者衆。太守登第後。分職秋曹。本其家學。爲時所推重。有昏夜輦千金囑託者。峻卻之。今四子皆入仕版。少子以賢書出刺山西隰州。時州治青山。荒僻殊甚。一日微

行遇虎。長揖禱祝。而虎竟退。今州人立趙公祠於遇虎處。則其人其政。均可想見矣。

故祖首逆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歡於父。被逐出外。流傭積年。少有賞蓄。踰冠能營生而娶妻矣。其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且冀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眼。謂是不我子。而今欲父事耶。愒置之。不留餐宿。父喪氣垂涕歸。已閱時矣。一日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也。有知其事者。言其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遊。子方倚門觀。蹶然倒地。口誦誦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訴諸吳興冥司。邑神准移。適攝魂而懲責也。及甦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率然改行。而爲父子如初者。衆目昭昭。陰陽相證。知其悔悟爲有因矣。按戴氏子之忍於其所生。乃父不明首於官。而厥祖顧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爲順孫。不爲逆子。冥冥中之挽回。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世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則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固一本同源也。後嗣之於賢不肖有異視。先代於後嗣之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

仙畫

道光初。常州楊姓母子二人。母衰老。子年十五六。擔賣鮮果爲生。孝養無闕。常遇母疾篤。侍奉不離。既乏生理。醫藥益艱。一日持方向肆除糞。再三哀懇。肆中人以所負多。不復許。憂危無措。適一藍縷道人過。詢狀。旋乞得肆中。包裹素紙長三尺許者。並素筆硯。倚櫃臺。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雪舟漁唱四字。眉目鬚髯。勾點寫意而已。擲筆付其子曰。若計醫藥及經營賞當幾許耶。子曰。十貫錢穀矣。曰。若將此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畫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如數售之可也。時市人聚觀。謂此草草筆墨。又無裝潢。誰其出重賞以購耶。率嗤爲妄。其子見道人意良善。且計無復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無遇。懊悵欲歸。則遠遠聞鳴鑼聲。頃三四大舸。旗槍鮮明。類官舫者至橋。條爾停泊。一短衿袍掛。儼然貴人。出艙四眺。覩所張畫。急上岸趨視。把玩如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然。問值。以十貫對。微怪其昂。遽携入艙。呈一老婦。婦捧卷而笑。若不勝其喜者。招其子詢所自來。歎曰。此仙筆也。命僕囊錢如數送其家而去。市人咸驚異。信爲孝行之報也。其子由是頓償藥債。母病旋愈。生理欣欣後。竟得小康云。

江南舉子

江南近科鄉試。有數舉子。於寓樓連夜聞鄰居似婦女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疊几上。窺見小樓中。設靈座孤燈熒熒。一縞衣婦。年穉狀嬌。以巾搵淚而哭。其人招衆畢登。倚壁摩肩。塵土素索下。婦若覺之者。仰首長嘆一聲。顏色慘變。吐舌三寸許。歛然捲燈滅影。衆駭絕。墮若累棋。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悸。蒙頭而臥。翌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而自縊以殉者。衆皆懊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此事潘壽生爲黃霽青先生所述。先生曰。此婦生前節烈。死後猶悽戀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爲穴隙之闕。覩狀而甚飛梭之擲。樂而哀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即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衿佻達者。可不引以爲戒哉。

梁國平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裨全。歿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者。謂蒙天監。爲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云。曹醒疑信參半。齡歲又夢與國平晤叙。如

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陞甘肅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選。臨別作四詩爲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爲神。囑爾諸昆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詔是真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澤自腴。詞雖淺近。而義關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張氏子

浙江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湊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綿摯。知爲新孀。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携所吹簫至。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而立。鼓唇接指。覺烏鳥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後批其頰者。所吹簫墜地如裂。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爲樂。豈知今乃遭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必先覘戶外。闔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願

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矣。

犯淫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屆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賊。悔從壽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日香。可爲淫人國闔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椒先生官湖南。爲予述之如此。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旁。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友指像戲語曰。爾尙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午倦倒枕。瞥見皂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佇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矮身白髮。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一吏傳張膝跪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籲懇寬限。神詰其何爲。張以三世尙未葬訴。神願

似不憚曰。爾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冊進。略一展映。遽色霽。點首曰。爾尙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其肩。遂醒。則僵臥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頭尚溫。未卽棺殮耳。張爲人和易。篋庫日有蠹吏。夥造僞串冒徵。事發。曾爲設法補苴。籲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冥誅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噬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爲入都計。呂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風癩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也。頸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劃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懸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呂署比較也。往返趨視。廳事寂然。及諦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因赴廟。遇素識之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覷見堂上。燈火照曜。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捧一人前。銀鑪殿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颯

然拂面而過。冷沁毛骨。而堂上影響滅矣。駭異歸。比曉聞其淹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斃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座人。某姓惶懼。挽餽以塞其口。願聲聞四播。從而覬覦者衆。被誣入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爲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

試卷燬名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點名日。三場俱值大雨。應試者渾身濡濕。挨擠踉蹌。落後攙先。無復魚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叢倒地。爲履齒踐踏。以致慘殞。他如摩肩墮筐。躡踵遺履者。紛紛藉藉。黃霽青太守。適應鄉試。三場因失履。襪而泥行。坐女字四十號。此舍先爲號軍堆積雜物。黃將考具。暫置於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借同試之穿靴而備鞋者。再入號。則油帘坐褥。號軍已代爲安頓。呷茶偃臥。剛息餘喘。聞呼三十九號者至矣。起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疲甚倦於攬。挪且念兩舍毘連。共一號軍。無關弊竇。不如通融易坐之爲便也。因向本號者告之誤。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闡藝。意氣甚雄。蓋慕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黃晚

睡方熟。欵見一披髮女子。掀帘撲壓。王聞驚呼。喚黃覺。知夢魘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魘喊。黃呼之醒。詢其狀。與所見同。時黃病目赤。眇昏特甚。中秋夕未瞑。卽寐。夜半聞王失聲。暗曰。誤矣。起視其卷面。燒一孔。大如鵝眼錢。云適欲如廁。剛捺卷。蠟煤爆落致此。因告巡綽官。乞換卷。監臨諭以毋庸換給。不干貼例也。王回號。仍欣然謄寫。未幾復聞呼聲。更厲。視之則卷面燒痕。細如線香。而姓名燬矣。蓋其五策已鈔畢。將收拾交卷。忽違此厄也。再以換卷請。監臨責其粗心屢瀆。堅不之許。乃頓足涕泗而出。竟登藍榜。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

微行摘印

長牧蕃閩老。驛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携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

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盡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直訖。出謂令曰。小民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蓋分路而往。令即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來此非爲寄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朱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措。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即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氈帽蒙首。與酒家並緝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頰。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逮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卻一員摘印官也。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

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備。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輾轉得三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旣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應遼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爲禮部前輩。禮學小學俱精。記誦博洽。一時無兩。翁覃溪師稱爲畏友。而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耶署。晚年始得記名御史。未拜即歸道山。本朝二甲傳臚。鮮不入餉館者。人皆爲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先生遂奄奄臥疾。魂亦被攝。考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其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是。紀文達師。嘗言冥官治是獄。

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觀聞其追話冥司事。幼植對之。猶慄慄也。

顧郎中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卽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卽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

述警

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之託。致其舉家窘死。此雷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嘗賂醫藥殺之。醫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如約責賂。既而醫偕某乙入城。舟行傍江。游。有虎躍登其舟。啣某乙去。而爪敗醫面。醫所得賂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顯戮。咸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爲不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議獄。

固有獄具輒刑。不俟奏報者如重案請王命。即行正法者是也。有奏當報可。而後刑者如硃批即行正法者是也。有遲之又久而不刑之者如緝決減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獄。八議所寬者。亦時時有之。彼遺龜虎顯戮者。其不俟奏報而即刑者歟。其他報有遲速。而或疑其爽。安知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八議之比。冥漠中別有權衡者歟。

慢客招尤

余隨僱林時。聞前任某中丞。性簡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許家人驚擾。一日某學使來拜。大門已傳鼓矣。中丞方僊蹇在牀。司閤者持名柬啓請。勉而後起。時方暑熱。呼湯盥身。面再四。俟其通體涼乾。然後著衣冠。徐徐出迎。則日晷已移六刻。署中賓朋咸竊笑之。學使在輿中。熱不可耐。憤不可言。相見後。草草數言即別。兩家僕從。皆知其不歡而去。而中丞嚮然也。越日中丞往學署謝步。亦在大門外。苦守一時許。而後獲進。是日天愈酷熱。中丞坐輿中久。已經中暑。及至廳事。言語失次。竟至踉蹌而回。臥病旬餘日。而後出。有學使伴來問病者。私語人曰。是日中丞到門。司閤者實相戒不傳鼓。蓋僕從等。暗修前日之怨。故使主人遲久而後出也。按此事

雖小。而招怨甚大。昔史記載。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家訓云。門不停賓。又云。失教之家。闢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此皆不以爲小節而忽之也。若某中丞之事。則愈當引以爲戒矣。

周次立

家大人曰。周次立。呂侯以勳。宰丹徒時。江浙大旱。所辦荒政最好。地處四衝。大吏過境者絡繹。供張飲食。率用六盞。不設海味。所費不過二金。當時州縣謁督撫。不送門包者。惟次立與陳曼生。馮壽兩人。雖索亦不應。嘉慶甲戌。余挈家進京。過鎮江。次立亦以六盞餉余。曰。毋嫌其薄。數年來。自督撫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謝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中。昨報客寓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件小僮言。昨初到此。向在某官處爲長隨。以事逐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煙。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冊。羅列主人陰事多欺。余念此冊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

中焚之。且曰。冊中多欺。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爲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未泯。而爲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吳門。聞人言。次立已爲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請旌良法

安化陶文毅撫蘇時。以一疏請旌常州府屬武進陽湖兩縣貞孝節烈婦女三千十八人。一疏請旌江甯府屬上元江甯貞孝節烈婦女五百餘人。各建總坊以表之。其總祠則聽地方紳士之自爲。在朝廷不過費帑六十金。而潛德幽光。闡發至三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念法屬。勗舉。慮各直省之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戶曉。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冊。廣爲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爲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之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閨嫠婦。編戶爲多。國家慎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

而胥吏卽藉爲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領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之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冊。紳士牧令。卽可據此冊照案請行。而不虞吏胥之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冊之功德。亦詎有涯哉。余侍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啓豐。亦總建寧府七屬之貞孝節烈婦女雷李氏等二千一百餘名口。合爲請旌。如江南之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准後。卽爲刊冊廣頒。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尙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旣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覽觀。不若壽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之緣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采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卽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乎。

江鐵君述四事

吳中江鐵君。玩良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爲僧。後復返初服。家大人藩吳時。與爲文字交。嘗聞其雜述數事。一爲婁東王明經樹穫。言其鄉人某闔門燔死。少長無遺。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

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嫗婢亦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擬俟其懷。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藉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舟中。而秘不言。故並殛之。又言有書賈周某。端且謹。出納不苟。一日語予曰。某買書市中。有儒生携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言曰。君讀書人。所携者非子弟。即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蹴踏而去。予曰。此人聞法言而受。必改過矣。亦善士也。因憶有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鬻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担厮役往還矣。後母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爲之娶。而分室界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殘書鬻於市。旋死於街亭。又言慈溪北鄉有警者。貧欲遣其妻。妻不可。警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

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警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爲之縫紉洗滌。不宿即歸也。後夫許之。警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贏。夜弄之有聲。旁塾童子豔之。盡竊去。警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學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而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單片。流通於世。功德無量。卽有棄擲或輕褻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驚覺。便轉敗爲功。曾聞有中表兄妹。俱爲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數面。而俱有尊長在前。不能達也。後值演劇盛宴。堂設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酒潛探後堂。見其表妹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榻。頽然粉融脂散。喜極曠近。忽觸壁間小軸墜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烈婦釋冤

江餘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有某生者。聞鄰號譁聲。視之一生碎盃剗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

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攜子傭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復凌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安在。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田產若干給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爲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爲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既出闈。至其人寓。其人作一議。焚之曰。我歸即辦此事。俟君來證也。某三場甫終卷。忽見前鬼現形。明靚有喜色。謝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爲君請於神。早登兩科。今卽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授之。且成其家。又合窆其夫婦。某是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穫。壬申年爲予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按此與前編所錄浙闈與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爲乾隆間事。此是道光間事。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余家世不食牛肉。已相傳二百餘年矣。家人以公車報罷南旋。在浙江患瘧。沿途抱病而回。自秋徂冬。每日一瘧。已至百餘次。虛羸殆不可言狀。先大父憐其飲食少進。間以厚味滋益之。一日有相好某廣文。以丁祭所餘牛肉相餉。醫者言。虛瘧最宜噉牛肉。蓋大有益於脾家。先大父精治之。謂家大人曰。此丁祭之餘。本可食。況以治病。尤無妨也。家大人本不欲食。憚違嚴命。勉下一箸。旋大吐。並宿痰一齊湧出。其日瘧遽止。其實牛肉並未下喉也。因憶施愚山先生矩齋雜記中有一條云。庾樓字木叔。三代不食牛肉。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冕服緋衣者曰。汝豈食牛者耶。何醒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嗔目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奴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算。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哂曰。瘞之土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亦仲。亦持牛戒。偶患瘧。爲所親強舉一匕。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詈。謂噉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既累世不食。因病稍假。而陰譴乃爾。彼稚牛炮羔不知鑿者。何以復加。坐客曰。黑面老子。

自有處分。且如彼凶人。說因果不信。並此鬼神警懼之夢。亦自僥倖不得也。或又疑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牛。則牛如八珍。世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市也。人皆不食牛。則牛如糞土。世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食。猶挺與刃也。此言極爲痛切。可錄可勸云云。因備載之。

程大令

同年何小汀良裘曰。江蘇贛榆縣有程姓者。以忠厚稱。由商賈致富。素與其戚鄭某善。晚年一切販運。悉歸經理。程某物故。其子義勳者。道光乙酉科舉人。以父所信任之人。不敢更易。鄭乘義勳許偕入都。其幼弟方習儒業。遂將其生理罷止。大凡貿易不能悉屬現貨。時有所稱貸於人。亦或爲人所負。其時程合計子母。實有贏無絀。第生理既罷。爲人負者皆歸烏有。而貸諸人者。索取盈門。甚至搆訟。義勳雖挑得知縣。囿於訟事。不能赴官。而鄭轉置身事外。親友咸爲不平。後鄭子院試已錄送。招覆日。以筆誤被黜。所補之人。即義勳少子也。羣以爲天道有知云。按小汀之尊人。恒鍵於嘉慶末。任贛榆令。義勳卽其縣試所拔取者。道光間。小汀之從弟森林。復官是縣。因得悉其前後顛末。爲余述之。

勸戒錄第二集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冥判

吾鄉楊允清邑侯。金華與先祖資政公交好。其父有活無常之稱。凡當冥司差役者名爲活無常或曰走無常。家大人少時。常因侍側。泥邑侯問鬼神情狀。邑侯曰。竊聞人間居屋處處有鬼。鬼所最畏者三種人。一爲節婦。二爲營兵。三爲醉漢。驟遇之而不及避。其魂必被衝散。蓋節婦之正氣。營兵之悍氣。醉漢之旺氣。皆足以衝之也。又言近日有某甲在舟中。忽有自後呼之者。則其鄰也。甲曰。憶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遊甚苦。欲附爾歸耳。甲素相熟不怖。竟使登舟。問談久之。問陰間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甲曰。信如汝言。我從今誓不食牛矣。有頃。鬼忽大哭。甲問何故。鬼曰。本欲附歸。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不敢近。歸不成矣。踉蹌登岸而去。

某太守

貴筑周石藩。際華與家大人相遇於揚州。有循吏之目。善談論。嘗語家大人曰。吾鄉有蘇君。某太守之愛婿也。蘇以氣質粗暴。見忤於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爲之周旋乃得免。嗣蘇以納妾故。與太守女反目。女訴於太守。太守怒甚。白其橫暴之狀於官。揭其舊案而周內之。遂下獄。蘇憤極。鬱積疽發對口而死。時論以太守之徇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對口瘡斃。此非蘇之能爲厲也。但蘇初忤父當死。太守旣庇之。旋以女故置之死。則蘇無死法。其爲厲也亦宜矣。

冒籍冤獄

周石藩又言。其弟南坪。在刑部四川司主稿時。四川有擅殺案。回堂拂堂官意。遂疾之。道光壬午。春閣揭曉。有姚廷清者中式。姚本浙人。游幕於黔。與予舊識。泊後遂冒黔籍領鄉薦。來京未拜同鄉。及聯捷。乃徧拜皆弗納。聞予住貴州西館。不告閩人。直至予寢所相見。求予弟印結。因與弟熟商。集同鄉官共議。座滿人多。予避去。弟白於衆曰。彼固由鄉試來也。家鄉人不及攻。因其連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亦不能更補一黔人矣。座中水部宋某云。令彼出

金三百。修理會館何如。衆弗應。弟亦未言可否。少頃農部某。與西曹某某。皆含憤而散。予自外歸。弟述其狀。且曰。吾先有禮於衆矣。始出之。容異日徐圖可也。乃召姚而與之結。某某議。騰論。有孝廉烏姓力擯之。即使某之弟革生名清者。赴都察院具控。奏交刑部審辦。審係由貴州鄉試來者。乃定議行查。忽清又以南坪弟受姚賄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奏請革職嚴訊。訊十日無端倪。復白於堂官不許。乃鍛鍊姚。使以捐金三百修館之說。誣弟。姚不忍也。熬審不支。乃從其誣。隨召弟鞠之。三日不能成讞。並稟傳予同訊。予度其情事。知堂官之必與弟爲難也。乃與弟曰。彼不過欲奪爾職耳。拌一革職。何堪受此折磨也。弟乃認服。覆奏曰。周某係管理會館之人。如此項銀兩入手。雖非侵蝕。亦可挪用。前已奏請革職。毋庸議。此案一出。都人士莫不以爲冤。未幾而革生清者。以惡詐不遂。而致獄。獄成而歸。死於道路。其兄西曹某。死於京。僕妾背逃。承審官某。以別案坐讞。出西口死異域。烏姓者補縣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時革職。烏尙回。某知府更不知所究竟。無何而主是獄者。其勢焰亦盡。獲辰益深。予所見報應之事。未有如此之速。一無所漏者。蓋不必皆爲此事。而不啻其爲此事者。彼蒼者天。胡不惴惴耶。

蘇幕

山左吳邑侯。敬森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其幕賓劉某者。同住楊家客寓。一日吳赴飲。遵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擗擊聲。疑誰與劉幕鬪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脚亦飛揚。搯之使言。嶢然若喪。固詰其故。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贅於岳家。衣服飲食皆資於岳。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刪去其女。俾得稍從末減。劉正繕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況以臆私出入人罪者乎。此亦周石藩目擊之事。

孔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爲黎園子弟。時周石藩館於太守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閩。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歲歎。鬻身價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冷

宦。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卽其贖身之數。則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於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於溪中。適昆明太守見而異之。並得其顛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呼班長立致之。班長又欲倍其值。太守怒白於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脩脯。而自爲之師。期年卽讀竟四子全書。並朱注悉熟。又三年旋黔。從藩孝廉學爲文。亟謁石藩。執弟子禮。石藩又爲_府。適於遵義令張君岱菴。張月給三金。以資薪俸。復陳其前狀於胡梁園學使。枚_遂入泮。制_伯公喜甚。飲之千金爲購薄產。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記其事。或曰是不可記。恐爲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人井。少長卽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而幸其遇也。何玷之有。予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爲人勸。而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門鼎盛。而張明經藩孝廉者。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在其中矣。

王總督

林于川先生。自西域釋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予公車北上。附王總督寶眷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予偶問大人有幾子。答云。止一子。初生甫數月。因遞夫人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道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不下。令揮撿之。其人卽抽佩刀以拒。刀爲前導所奪。詢之則轄下武進士。令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卽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之長子。又欲殺其次。大人懼。懇曰。我爲令誤。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絕而鬪。又扼殺之曰。我今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詬稱冤。謂令曰。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官。遣回家。眷甫出郭門。令之妻女忽發狂。自褫其衣。至盡赤體。呼冤萬衆。駭觀其爲厲如此。以傳載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信也。予嘗述以誡人。及余到新疆。全事王君篤祐。全椒人。有才學。與予同寓州學官舍。唱酬甚洽。談次余爲述及此事。王獨默然。予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景。李曰。汝未知乎。此詭王某事也。予搖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嘗爲王君言之。噫。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爲誰何之人而漫

述之。以爲戒耳。孰知遠到萬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適親爲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爲。言不可妄發。王君之事往矣。而我乃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屢矣。乃適述之於王君。而悔其所難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之言。則亦不知爲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予也。

匿情枉法

蘇于川先生又云。平湖某翁者。老而鰥。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酒舍。聚無賴子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賄里中酒徒。具兇械匿於家。至夜翁挾殺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躍起丈餘。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繫樓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東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而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既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既失婦又亡金。乃大銜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

從窗隙窺之。自其始飲以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也。晨起即揚於衆。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衆怒闐然。因斂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之。而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之窮兇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懾於貴人之勢。而縱滔天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黟縣二案

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於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即起。顧謂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也。叔諾之。而送于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訊之。不辨何人。啓戶則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甯。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而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

人何以自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晝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於嫂。而自寢別室。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啓。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褻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於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成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逃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寧。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則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晡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歎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臥。反扃其門。而游於市。過日間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

酌可乎。叔諾之。於是列佳肴。斟美醞。長談暢飲。叔沉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入門。瞰空房戶。牡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啟而逸。匿於柴室叢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縱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間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頻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曰。天將明矣。黎明倉皇返。適妹自柴中出。讓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牡。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牡爲証。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狀。因^來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鞫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海南一勾數事

廣豐徐柏瀨吏部。謙奉持觀音大士經咒甚虔。嘗輯海南一勾。內外函數十卷。備述靈感之跡。中有近事數條。尤信而可徵。茲特錄出。如云海陽周武堂明府。嘗言高王觀世音經及大悲呪。遇難默誦。即能免厄。嘉慶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府從陸路兼程進省。至惠陽始登舟。舟人

滿掛滯帆。從丹色昏黃中。行至番禺鹿步澹。適狂颶覆舟。余墜深淵。覺水底有物託余足而上。明府及同母者。亦俱墜而獲救。其衣服文書全行溼透。惟所藏之高王經。外溼內乾。吁亦異矣。又云桂林粟孝廉。借之父某。客維揚。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風驟起。時同行舟半覆溺。其舟亦蓬轉江心。某惟默誦觀音寶呪不絕。並設願印施一萬二千卷。俄而飄住關口得無恙。自蘇旋揚。時屆重九。甫出鎮江口。濤頭撲舟。舟子力阻旋舟。某亦默誦觀音_咒亦徑渡無恙。又云滇南陳太守。姓培。素奉太土最虔。日誦大悲咒。雖忙迫不少輟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擢永昌守。由漢江入都。一日偶出船眺望。適榜人轉帆。失足墜江。時值風駛。瞬息間船已去里許。自言墜江時。浪花掀天。而水僅及膝。兩足如有物夾持者。不遽沈。亦不能動。惟袍襟飄蕩水面而已。急誦大悲咒。未三徧。而救者至。身上。未嘗沾溼也。又云是年有浮梁程孝廉。昭者。以公車報罷。返權至大江。怒濤覆舟。隨舟飄蕩至十餘里。倉皇之際。惟一心虔誦心經。忽得抱舷於覆舟之下。若有所承。其足者。轉騰得微坐。及聞人聲喧嘩。乃急呼救。遂登岸焉。又云上海陳茹征爲余言。乾隆壬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憲。忽察賊語。云我婆媳兩人。行路經此。饑甚。必以酒食餉我。噉

嘯不已。審其音。無錫人也。邀其鄰醫郁在中就視。診之無脈。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蓋延觀音堂僧誦經解之。俞卽延僧爲誦心經。大悲咒。金剛經。甫一週。卽聞病者詣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徧體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媼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復寒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強暴稽誅

新安富姓某者。商於江右。性淫暴。嘗偕客游松門。途遇澆女娟好。命僮僕促入叢林深處。欲汚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某將縱之去。有劉姓客者。趣縛而輪汚之。慘死林下。女家得屍。控於官。捕兇久不獲。案遂寢。其一子。蠢而劣。年二十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採茶。雨驟。至夫件。獨立巖下。忽聞石壁中有喚其閨名者。大怖。石中曰。汝無恐。我山神也。汝父客中逞暴。汚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訴之冥司。將報之汝身。觀音大士念汝母賢淑。日誦經咒甚虔。且長齋戒殺。發大慈悲。令解汝厄。汝父作惡不悛。大厄將至。汝當速歸。此非善地也。女踰險冒雨行。尋見女伴。聚立山亭。旋有四五惡少至。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非

善地之言。微神言幾遭狂暴。默誦觀音號不絕。歸白母。母嘆且泣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爲。神佛豈欺人哉。自此戒律彌嚴。女亦誠心奉大士。其子未婚。常梗母命。一日爲人所誑。謂世間惟太監最樂。因自閹而死。未幾某歸。妻以女之事。子之死。詳告之。某仰首呵呵曰。婦人畏鬼信佛。乃欲以冥報嚇我。如果有地獄。吾將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何懼之有。妻晒曰。以若所爲。恐十八重地獄。盡當奉屈一游。但恐流連忘返。不能再入人世耳。某怒。乃析宅而居。僅月餘。遂病。日見前死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則前趣縛之劉客也。某悽愴不勝。呼妻女至前。慟哭告所見。乞爲誦經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某於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慘。正某死之前一日也。徐柏舫曰。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此女正氣噴薄。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報遲遲。竊謂未快人心也。此嘉慶年間事。

冥游確記

長洲朱生。兆庚。自述其妻程氏。素有肝疾。上年正月疾大作。兼病暑。時作鬼語。乞予誦大悲神

咒以資超度。予爲莊誦_七。徧病者神氣稍定。予問鬼與病者有夙冤否。曰無。然則病無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卽瘳耳。異日余赴塾爲友言之。疑信者各半。余爲晨夕誦大悲咒。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疾復作。仍譚語。然病至二十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徧。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奈何。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即復作老嫗聲曰。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須臾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少立。且俟開門。既又作皂隸喝道聲。鳴鑼放礮擊鼓聲。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堂上排至廊下。皆長桌子。階下軍隸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案。似陽間手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案卷發出。所審第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腰挂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衿悉褻。垢面蓬頭。偏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也。第二起。是一乞丐。攜斷竹破籃。下體僅遮敝蓆一片。僂僂上堂。畧問數語。即下。笑容可掬。惟口念佛。躡空而哂。旁一吏云。是人以夙業。生前罰爲乞丐。平日不食葷酒。常念阿彌陀

佛夢中不絕聲。冥王嘉其篤志。將歷劫罪障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耳。第三起。見四人昇肩輿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輿後有鱖魚十三担。又田鷄螺蛤蝦蟹無數。旁吏謂諸犯曰。此婆婆年八十三歲。自二十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輿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羣羊腥羶難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齧其足。吏云。是人在生爲羊販者。每審一案。形甚慘。號咷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孝不慈。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忤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爲怪。但嗜己之肥甘。誰顧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絲粟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說與人知也。候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階前跪下。自稟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三十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闊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個。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簿上_又寥寥數行。自後照常爲人。尙有好處。冥司最重金剛經及大悲咒。縱有罪孽。亦可懺悔。汝記之。慎勿隨衆。

殺生。造無量冤孽也。尋命起而下階。不知所審何案。亦不見質審之人。心中惶恐急欲歸家。奈鐵柵封鎖。有一人領至刀山。見山劍插空。刀上人穿胸洞脇。血肉淋漓。且皆無耳。氏不忍視。急趨而出。小憩青石上。回望東首。都是慘慘可憐人。因西向視之。則皆游行自在。多歡喜容。又見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剝衣亭也。臨終衣服。如係僭越。不論有罪無罪。至此必剝去。少頃遂開柵門。擁擠出者紛紛。小路有千萬條。有一人領之從西邊排衙走。內黑暗如漆。走出即見停船所。仍下船歸家而醒。從此何處起至此皆病人口說醒後問之皆了了。與昏憤時所言無二。時漏下三鼓矣。

遂索粥飲即睡。至曉寂然。病勢亦漸減。此子與薇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床前。歷歷在余耳中。卽不啻歷歷在余目中。因序其巔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之一理。錫果報之難逃。痛戒殺生之孽。免墮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生淨土。卽以冥游確記名其篇。徐柏舫曰。此道光十三年。的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予客江蘇。林少穆同鄉招之節署。其門下士劉秀才嗣龍貽此帙。朱與劉同年友也。因亟錄編中。俾世人共見共聞之。

慈生

張辛田昌侯。用器奉差過浦城。家大人留飯於北東園。以慈生編一冊贈余。中有一條。最可警世者。云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瓶。斷一釵。必籍籍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剗腸挾胃。血肉淋漓。此之不祥。視他不祥孰大。至於疾病。皆關定數。惟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冀可消夙孽。今反烹宰求禳。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至再至三。徒戕物命。增殺業。其無益有損也明矣。按此山左趙序堂先生未形之言。家大人曾於京邸聞而記之。

某方伯

張辛田又曰。近有某方伯者。好作威福。平時爲兩府所制。憤不能平。適督部引疾去。撫部兼理督篆。因須出駐海濱。於省城諸務。不能兼顧。奏將撫篆。交藩司護理。某方伯意得甚。未及一月。欲覓別實缺。知縣十六員。並請揀發。知縣二十員聽用。開單囑兩司具詳。兩司難之。而某方伯意已決。遽厲聲曰。吾疏稿已具。公等即不具詳。日內亦定出奏也。時大小官僚。皆惶恐罔措。未幾。即奉到部檄。則以某案事發。而方伯已革職矣。翌晨兩司入謁。某方伯尙秘而未宣。而署督

部。因先奉到部咨。即日要回省。取回撫篆。兩司已知其事。故從容請曰。前奉憲臺令具甄別十六縣詳文。適有兩縣。已因另案撤任。只有十四員應入詳。不知仍須湊成十六員否。某方伯乃愀然出部文相示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諸公休矣。於是兩司默然而出。哄傳其事。咸以爲快云。

庸師折祿

鄧縣某生。頗工文。而儻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問已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於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疏於訓課。冥法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也。醒而惡之。旋病羸疾。逾年死。按阮吾山侍郎。素生嘗言士君子無持刀殺人之事。惟庸醫誤人性命。庸師誤人子弟。其罪無殊於手刃。周贊醇觀察。廷變嘗爲年大將軍塾師。年威權勢燄。蔑視百官。而獨折節於教讀西賓。於塾門懸一聯云。怠慢先生。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語雖粗暴。然不知世之爲師與延師者。聞此其

各懷惶否耶。按吳人最知尊敬塾師。故科甲之盛。冠於各省。家大人在蘇藩任內。常聞韓桂齡尙書。對言其鄉先輩王文肅公。錫爵二事。一爲公韶稚時。有塾師某。僅攝館十九日而去。久且忘之矣。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田。有佃以貧賃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卽攝館之塾師某也。年九十餘。不關家政。因其子若孫被繫。其媳請救於翁。塾師不得已。躬挾刺以投。公見刺而驚曰。師猶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趨迎之。入曰。闕於侍奉。罪甚。掖入書齋。請款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數月餘。侍奉甚優。塾師不自安。辭歸。公固留之。塾師曰。余老人也。坐臥須人。府中使令雖備。不若吾子若孫之適吾意也。乃送之歸。至則峻墉崇宇。丹堊煥如。塾師驚曰。此殆非是。曰。太師命改築也。遙見男女皆衣文繡。簇擁而來。倉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問何遽若是。曰。太師賜也。塾師太息不已。索筆書數語。藉使以謝云。又言文肅公。曾聘嘉定布衣唐叔達於家塾。訓其子。縵山公。銜縵山領鄉薦。物議沸騰。公奏言。臣向延名師。誨子。今臣子銜發解。滋衆議。臣甚悚惶。陛下遴選親信重臣。提衡覆試。如不副其實。請治臣父子之罪。上敕令從嚴覆試。文益佳。由是名愈著。旋以第二人及第。後公祖謝。葬於蘇州來鳳橋之左。將點

清涼散云爾。

白髮婦

吳人朱元蕙。乾隆間。應江寧鄉試。首藝初創稿。見鄰舍一生。三藝俱已瞻清。未幾而已之詩文俱就。聞鄰生猶作啾啾聲。蓋八韻詩頸聯猶未對也。遂與提刀子之鄰生大喜。同出玩月。因互通姓名。知爲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已十二次矣。且言入場。輒見一白髮婦。携纏紉小兒。血滿襟袖者。神即昏瞶若夢。婦去。始漸清爽。平時文思泉湧。至此不能成一字。往往曳白而去。有一科婦遲至。詩文俱就。方沾沾自喜。而婦忽來。以小孩置卷上。遂至爲油墨所污。又一科。卷中竟沾鮮血。爲收卷官所詰。託詞嘔血而免。素拙吟詠。搆八韻詩。如作三都賦。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以詩句不全。貼出。今日文鋒亦利。詩頗鴻才助我。伏思元魁有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賤名。定不再落孫山。方共互讀所作。未竟。而鄰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顧。衆詢之。但搖手亂指。遂發痲出。二場不到。想又見白髮婦矣。

傳奇 割祿

勸戒錄

第二集

卷二

二十一

吳中彭蘭臺孝廉。希涑。芝庭尙書之孫。彭詠莪京兆之封翁也。嘗手輯二十二史感應錄。摘叙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啓矚振聾。讀者並可收溫史之益。適所親朱蕉圃。海喜游戲翰墨。著有欽燕園傳奇。頗傳於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間濮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託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罔聞之愆。萬不可道。吾鄉尤西堂太史。侗。雜俎中。僅載鈞天樂。吊琵琶。黑白衛。登科記。尙有數種。豔情麗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祿。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望。猶未免於冷宦不遷。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儆醒哉。後朱亦潦倒終其身。

蘭中怨鬼

家大人任蘇藩時。張蔣塘邑侯。吉安已引退回里。以詩酒相往還甚熟。聞邑侯自言其前應鄉闈。有同號舍一生。忽作手抱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淫聲戲謔。陡然痛哭。又呼善奴好善。奇變百出。若有鬼憑之。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叱曰。冤魂報怨。任汝爲之。母得擾亂他人文思。生瞠目不語。少頃取卷拭淚。昏昏睡去。次早狼狽出場。同時日擊者。皆不言而噉矣。

索債子

顧南雅先生。純與家大人同年相好。嘗謂家大人曰。乾隆間。有上海王月樵。上舍。芳澤者。爲同邑。郭孝廉。體乾之壻。因相距二百餘里。來蘇州。必信宿而後返。一夜就寢。忽見其幼子拜於床下。即不見。訝其半夜至此。爲之心動。終夜無寐。次晨呼權急返。途遇家人來報。其子因驟病已不救矣。釋氏謂子之幼殤者。皆索前生債負者也。債完即去。父母爲之癡哭。彼自脫然。忽然。此子死而來拜。殆亦索債而復種未了之緣者乎。家大人曰。即以還債論。理亦應拜謝而去。此鬼其猶講禮者哉。

附魂訓子

南雅先生又曰。吳中李滄雲。會舉。以貲爲官。分發浙江。將赴任。其子之乳嫗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資志黃泉。爾捐官亦好。貪廉之辨。爾自知之。但須知爲官而貪。民尙有生路。廉而刻。則民之生路絕。貪固不可。廉亦宜廉於己。不可刻於下。古今清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嫗甦。茫無所知。其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尙拳拳也。

鬼穿下棺時衣

吾聞臺灣林爽文之亂。有雜職蔣某者。吳人也。死於難。同寅爲殮厝。未通音耗。蔣之弟在家。忽一日見兄慘沮而回。身穿紅香襖。有舊釘補子痕。布裹其頭曰。我被賊匪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標題銜姓。易於尋覓。汝可取歸。與汝嫂合葬。我無後。應分老屋器皿。與爾子。爲我雙祧可也。條不見。後其弟往扶柩。遇其舊僕言。下棺時服色無異。時弟有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死。竟應雙祧之語。鬼其先知矣。按此是死難之鬼。精靈不昧。故能從容囑咐如此。雖未秩亦自與頑鬼不同也。又按鬼所穿衣。常以下棺時爲定。有羅掌綸者。亦吳人。家中值中元節祭祀。新雇一無錫小僮。方十歲。忽大言曰。今日庭中好多客。男女俱着棉衣。還有穿蟒袍補褂之老爺。有着鳳冠霞帔之太太。並有披繡花襖之新娘。如此大熱天。何以不換紗葛云云。衆呵之乃止。其爲死人常穿下棺時衣服無疑。觀此亦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而古人附身附棺。不敢不愼之精義。亦即是而昭然若揭矣。

雷擊先擗小旗

汪銘甫明經恭壽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銅銀。其子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

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掃傘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死於通衢。猶執用黓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以鷄遣子售於市。爲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而死。國憲下及。加天雷殛之耳。嘗聞父老言。被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旗掃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浴。見盆水中頭插小旗。大驚。時欲藥死孤姪而吞其產。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卽首之條。天誅亦容水滸悔。王法或幸可漏網。神目則如影隨形也。

痴鬼

宋蕉圃曰。聞山西錦匠某。貧甚。而求富之心念念不忘。里有古塚。歲時伏臘。必以杯酒豆羹致祭。已歷數年。忽慍而禱曰。君無子孫。而我代爲享祀。獨不稍爲我計乎。是夜有一叟。踵門謝曰。感承厚賜。沈疴賴以不餓。謫嘗有報。第爾福命殊薄。僅可小康。因留贈金錢十五枚。某知爲古野鬼。喜禱之有靈。殊不長佈。其母亦感其意。作炊必享。由是叟夜夜至。庄其家事。並爲籙居積。無不億中。鬻聚數千金。某終不毀。時時向叟禱。又年餘。叟謂曰。我與生人習久。漸染陽氣。若

再以豬羊血飲我。竟得白晝現形。人不辨爲鬼也。乃居貨同往河南。來回數次。皆獲倍蓰之息。復爲媒娶富家女。奩贈優厚。於是大起屋宇。叟欲靜適。因別建一樓處之。未一年。叟忽遭雷殛。樓僅存其半。餘屋旋焚。資財罄盡。某生計日退。不久仍作窶人云。按某福命之薄。此鬼固早知之。但貽金錢使之小康。亦可以報德矣。乃違天逞能。必致滿盈。卒遭雷禍。真是癡鬼。較凡人之百計積聚。爲兒孫作馬牛者。殆有甚矣。

鬼畏節婦

沈秀才成言。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聞喧呶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即鳥獸散。時萬籟俱寂。四夜蕭寥。有三四人奔來互咎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場久。爾等不喧嘩。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菴。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菴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即閉戶安寢。倪媪自言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卽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

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厄。及依棲於此。年已八十。雖鷄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噫。匹婦矢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鬼畏孝婦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方伯之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卽坐殿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叉去。宜稟請東嶽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似偕入內殿去。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而自得者哉。

鬼報德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瘦。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值溽暑淫潦。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壤百弓。爲義塚。以瘞之。工甫竣。一夜自鄉催租歸。不及進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三五輩。

登舟搜劫。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間。聞岸上有數百人。叫罵詬誶聲。羣盜驚疑。狼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一人也。心知爲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殺。赴其地酬謝之。

郁翁報怨

吳人衛某。少貧。其鄰郁翁者。年老無子。愛其俊秀。以家資千金畀之。曰。吾無他望。惟歿後求不爲餓鬼而已。郁翁死。衛譚祀之。後補弟子員。家漸饒。忽渝其初志。謂我衛氏子。安得祭郁氏鬼耶。自後鬼爲厲於室。無一夕之安。延道作法。驅之乃止。越數載。讀書側廂。恍見郁翁自外入。譚卽於是日舉一子。時衛累貲巨萬。惟以乏嗣爲憂。得兒喜甚。及長。恃愛耽博。不能禁。數年之闕。家業蕭然矣。嗚呼。得其財。廢其祀。謂死者可欺耳。乃不轉瞬。竟什百而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哉。

雷極三事

乾隆乙巳年四月。金匱縣松山之麓。有村人某。往邀其外姑至家。令妻預煮一鷄以待。妻往河下澗衣。時鄰婦失雞。覓之不獲。一媼突至某家。入其厨。見釜有熟雞。遂奔告鄰婦。婦疾來。值嬰

孩跳籠旁。遂取雞。以孩投釜。覆蓋而去。妻返。以鷄之未熟也。納薪炊之。偶揭蓋。則嬰孩爛焉。驚慘無可說。遂自經。及其與外姑至。不見妻。入廚見孩爛死。妻戀梁間。駭極頓足。外姑聞而趨至。搶地長號曰。汝殺吾女。爲此慘毒。此恨豈能解乎。某默不能語。遽躡首入房。外姑趨入。撲之。則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將何罪乎。霎時黑雲彌漫。疾雷數聲。鄉婦殛死於庭。媼半體陷土中。自陳顛末已。乃死。而村人夫婦皆復蘇。又同時有某家佃。水田中多稗。芸不能盡。方悞。間聞有人爲雷擊死。恍然曰。去秋是田。乃渠所耕者。今吾佃是。彼必恨我。乃設此策以快其意耳。而誰知天道之難容也。又鄰近郁某者。家有田數畝。本爲周壽所佃。積歲負租。乃易佃。次年布秧水中。甫插脚即呼痛。驟起視之。則角刺徧田中。於是撈至日暮。纍纍盈筐。乃知爲周壽所密置也。邇年而壽亦爲雷震死。以上二事相類。因並誌之。

土地祠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岡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爲宋梁狀元顯。常著靈異。時城西有應童子試者。其妻晨起盥沐。失金指環。意婢竊之。鞭撻數四。懼而逃之祠。匿神座下。夜闌。聞叩門聲。老

嫗出啓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子員冊。四方各舉士人以薦。我將以城西某生進。躊躇未果。司訊之。我以某縱妻枉婢竊環對。司仍命註名于冊。曰：待某不悛。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果何在？曰：爲鴨所吞耳。婢聞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剖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過。是歲果遊庠。

京城尉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爲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於道旁樹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詢所自。曰：奉帝命將往攝人。出牒示之。尉名與焉。驚曰：殆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老人。次爲山左人。三爲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蹌歸。以告家人。詰旦至城東。見一老人方啟門呼買菜。踏於地不起。乃信前言之不爽。急歸飭家人辦喪具。翌日復至郊外。聞哭聲甚哀。尋其蹤。見一輿尸。撫之而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世居濟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遇而反。暴死無以斂。故深悲耳。尉惻然曰：我爲若殯。乃導輿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賻之。且贈金三十兩。令扶柩歸。婦泣謝去。尉歸家復飭辦喪具如前。盥沐更衣。端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亟。啟之。揖以入。

坐語移時。再拜而去。人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陰德。增算一紀。此人頃來相告耳。後果無他。

屠太守感夢錄

林少穆先生則徐曰。余友錢塘屠琴塢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晉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滅祿位。又多牒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疊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卽蒙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爲放生錄一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蘭渚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

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飢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之篤信非一再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變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搜此條見徐柏舫海南一勾中。

毛封翁

長洲毛春門吏部鼎亨之父。琢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關帝像甚虔。封翁因貧棄儒。依舅氏習布業。念孀母守苦節。積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隆己卯春。赴閩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菴枯。得第九籤。有望渠消息到長安句。二十餘歲挾貲商於鳳陽懷遠等縣。虧折過半。尋丁母憂歸。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哮喘至十餘年。醫治罔效。於是發願誦觀音大士咒。覺世真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三十一歲始得一子。即春門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真經。廣施。

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無昆弟。急欲迎養。祈籤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第九籤。翁悟籤旨。允迎養。於壬申六月抵京。見其子洵升郎中。受正四品封誥。壽至八十四。一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坐而逝。

佛母化導

彭尺木先生。紹升曰。近十餘年來。現優婆夷身。虔修淨業者。推南濠鏡智道人。道人汪姓。歸季景禧爲繼室。年二十六而寡。發出世心。以菩薩戒。倡導鄉里。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通。年三十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跌坐念佛而逝。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熱。見其亡叔某。赤體披髮。言在生種種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來慈拯。忽得離暗而出。適有道人自西方來。爲冥王師。卽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爲持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悶絕。至三更而蘇。言有羣衆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遙。詣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靛面王者中座。傍有小鬼。各執銅叉銅鎚左右立。便命

取鎚打我。慌憫之際。忽見金童玉女持旛幢自內殿出。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握白拂。躡雲履。嚴潔無倫。視之卽萬年橋李姆也。往嘗一宿其家。髣髴可識。然光彩迥絕矣。姆聲言止止。王遽釋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內殿。光明洞然。几席靚整。案上供佛經。令設茗果餉我。果似蘋婆。香甚烈。云從西方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側身橫睡。血流偏體。復見刀山。高矗雲霄。百萬雪刃。互相撐拄。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旣死復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携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盲。頭大如斗。頸細似管。鼻液長尺許。若醉若寐。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肉下墜。鷄鴨啄食。黑風吹餘肉。復變爲人。鬼卒寸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蠅蚊蟻子。一一散去。我心酸淚下。問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即出。汝知怕否。人身難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携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轎送我。蹶然而覺。翼日汗出病良已。性三親聞其事。述於予。爲書而傳之。徐柏觴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淨業。諄諄如此。慈悲化導。眞天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若生前各

早回首。安有乃山血池之設哉。

買牛放生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之友人。遇有入泮登科者。例須捐喜金若干。稱家之豐。以爲同會。被黜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例也。被黜者當新貴簪掛前後之間。將此捐金。覓一清曠處所。羣萃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避氣。侯官陳星垣。歷郡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遇。赴西湖書院會例之讌。偶閒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郡丞就近往視。牛淚涔涔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爲之惻然。問其值。曰十五緡。乃退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尙有贏餘。何不以買牛放生。同諸君作一陰德事乎。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消遣之資矣。郡丞諭之曰。此事頗關陰騫。消遣不過一時。若愁簪掛日。無讌聚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於舍間。小酌可乎。衆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禪寺放生。並將餘金付僧人。囑其隨時照料。歸即謀諸閨中。典衣飾爲簪掛日宴飲之費。以踐前言。次年郡丞卽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李副榜

浦城有李某者。與其鄰嫠婦通。外人不知覺也。應某科鄉試。已擬中額五名。以他故降爲副榜。時邑中屢脫科。雖副榜亦足爲榮。報喜者至門。鄉里聚觀。嫠婦亦至。不覺喜形於色。拍李肩而笑曰。我素料汝必有出息。故不惜以身相許耳。其語爲人所聞。遂播於衆。各匿笑而散。或謂正榜之降爲副榜。職此之故。其猶得留副榜者。以其根氣本深耳。余曰。倘此人不得副榜。則此事從何而破。俗謂天不藏姦。信哉。

王總戎

道光辛丑。暎夷滋擾江浙。家大人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篆務。帶兵赴上海防堵。時提督陳忠愍公化戍。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某。駐上海城外。王蜀人。軀幹英偉。談論曉暢。下榻城外天后宮樓上。日手泔澈。百金方誦之。略能通貫。家大人頗優待之。旣思吳淞口岸。直達寶山。綿亘數十里。兵將稍單。而城中呼應較靈。兼可控制城外。擬調王總戎移駐吳淞。與陳提戎成犄角之勢。較可放心。會乘間以此探王意。王謂一動不如一靜。家大人復以己意馳往吳淞。與陳熟

商。陳亦不以爲然。似言多此一人。亦無甚關係者。未幾而家大人卽卸督篆回蘇。遂聽之。踰數月。夷練陷寶山。直駛吳淞。陳提戎以孤立無援。血戰而亡。而上海亦陷。時王總戎已挾所部兵遁松江郡城。卽以暴病卒。有參劾其坐視上海之破。不出一兵。不發一矢者。旋奉嚴旨以既伏冥誅。盡革去生前官職。並飭查其子孫有功名者。盡行革退。無功名者。一概不准應考。出仕。江南軍民快之。時家大人已引疾歸里。於邸報中悉其事。瞿然曰。陳忠愍可謂知人矣。按湖南羅提戎思舉。亦蜀人。臨陣不避鎗礮。所服戰袍。爲鉛丸火燒圓孔無數。然卒不死。嘗云自願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於疆場。則受恩當更渥。苦我無此福分耳。以不能死於兵爲無福。洵忠勇之言也。相傳戰陣之間。巧於避死者。往往卽死。屹然不畏死者。往往不死。合王總戎羅提戎並論之。可以勸矣。

王縣令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孤子。方十五歲。爲奸徒誘賭。輸銀一百兩。索取甚厲。孤子之祖母。不得已鳴於官。王以重刑責奸徒。詎將責孤子。其祖母願以金贖。王

不許。卽以責奸徒者責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亦縊死。未幾王得行取。將登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冤。衆視無人。王曰。二婦人一少年。王旆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迎柩於家。亦患頭痛。其母令藏於罾萬某家。萬與同床臥。至半夜覺有手入被中。其冷如冰。旋縮出曰。誤矣。萬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亦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然一時固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况用刑而誤者乎。竊謂尊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免責其子弟。法良善也。

徐氏陰德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令時。家大人陳臬山左。曾以循良薦舉。觀察遂執贄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名蔚者。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恭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剖右臂肉入藥。奉之乃瘳。入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恭人又責之。託言瘡疾。終不以語人。太恭人壽至七旬有餘。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多疾。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孝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所培植也。嘉慶年間。海門廳沙氏與通州爭學額。

求撥二名各自立學。歷呈督撫學三大憲。封翁率諸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七株感之。觀
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額補諸生。而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輿
論咸謂封翁爭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闈中皆夢封翁至號舍
中訓戒之。觀察又言其母季太恭人。最信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自書塾歸。有寫完影字一
本。必索而焚之。曰。毋使留存。致爲婦女夾花樣。婢僕糊窗拭桌也。仲子宗勉。季子宗祥。先後補
諸生。其坐號同爲果字四號。戚族咸以爲惜字紙之果報云。有僕人夜間啟櫃竊米。將鎖翹用
線束住。偵而知之。次日請領箠鑰。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我自不用之耳。何必暴其惡
而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泰安縣署。署中惟一老嫗。夜則不遣使。或自取携。嫗曰。何
不喚我。曰。爾老矣。吾兄若非做官。則與爾一般耳。又曰。家慈兄弟姊妹本十人。今僅存千城舅
氏一人。桓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誓茹素求母目復能明。一日。舟行至焦山邊。暴風大作。將舟
桅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舅亦昏聩。不知所爲。忽夢中有匠人。一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
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曰。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擊桅。頃刻舟隨

風入港。是日溺沉者甚多。獨此舟得無恙。人皆異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窩犯

徐觀察又言。令泰安最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窩匪者。一日緝獲窩犯某。提訊之曰。父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有年。升州牧復捐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宦。有現任爲宦僚者。即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中。署中人亦尙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詢其子曰某某。現有職銜。託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尙有五人。子女七人。終日仰屋。匪類竊得贖物。利其可以窩留而俵分之。所起贖物甚多。軟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盜某某之物。尙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爲官。卽如爲盜而獲此報歟。抑縱盜害民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免枉屈而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想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不作槍替

徐觀察又曰。泰安馮生。誤娶有夫之婦。及知情而後棄之。婦家訟於官。時余方爲泰安令。庭訊

已結。馮生本有應得之罪。將杖之。因念考試在卽。姑從寬免。及試後。新進諸生來謁。則馮生亦肩隨焉。詢其平居作何狀。自言家極寒苦。惟平日誓不於文闈中以槍替漁利耳。殆卽此一念。而遂邀神佑而免刑誅。蓋庸流多一倖進之人。卽真才多一屈抑之士。所係固匪輕也。然則吾輩之以槍手自雄者。其亦可以返乎。

狀師

徐觀察又曰。泰安有某生。文才極優。而工刀筆。衆皆呼之爲狀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憑號板而坐。燈光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曰。爾來年狀元也。伸手令寫狀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毫。方寫一狀字。魁星遽以手翻印其卷面。因被貼。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卽冤鬼之幻相也。

貧士收棄女

四明袁道濟。家貧乏貲。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遇一棄嬰。莫肯收養。啼飢垂斃。袁惻然。卽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獨

舊識一僧。勉強留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册呈文昌帝君。內有被黜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生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君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稟曰。易耳。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間忽兩腮萌動。笑吃不止。袁問故。僧具言之。與袁所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又沔陽王烜家赤貧。遇考試。輒賣卜於市。妻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欲溺者。強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曰。今科本省解元是育嬰。醒以爲異。及揭曉領解者。乃王烜也。某生細詢。烜乃恍然於神示之不爽云。

溺女棄嬰惡報

莫譚饒州人。家計頗裕。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粗識字。學星命之術。凡本家以及近鄰生女時。即邀查其八字。女命不佳者。俱勸人溺之。人信其言而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而已之五子。連夭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幾莫死於癆。絕而復甦。哭告家人曰。適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敗掃祿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請和親。而難於辭絕。故託是說以寤其求。咎命

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況此女即使將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淹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難嫁。纔合天理。豈可我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咸知改過。或可略減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徐柏舫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晨出見道旁置一小籬。內貯女嬰。併布一匹。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遇者或收回撫養。或送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爲震雷擊死。吁。殺人取財。有不上干天怒者乎。

陳宗洛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鄉舊有育嬰堂。因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靳於解囊。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錢。豈是銃打來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而歸。對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於一鄉。願一家之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而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

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得已付無乳者。以蜜餅飼之。

蜜餅養成者已七名

且體氣充實。非若俗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說。欠乳者多屬弱。

蔓

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約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緣七滋蔓。救活甚多。

陳舉行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觴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之陳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三十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尙能保其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夭。疾病死亡。訟事盜賊。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乞不能自存。某年余館於綠蘿山。因與同鄉乞爲館僮。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爲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謾罵之。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乏。君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之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見不及此。願長持此說。勉人法陳君之貧而富。無若罵陳者之富而貧也。

章開元

南豐武舉章開元。嘉慶二十五年。以騎射課徒。三月十九日試期。赴教場爲徒發馬。用力太猛。仆地。衆扶反寓。呻吟牀褥。見一吏執硃票銀鑽而負梃者。突前曳之。方倉皇無措。忽身後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敬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二十二年。曾於敬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餘。曳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梃掠章足而去。宛轉呼痛。莫辨晨昏。甫交睫。役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垂救乎。回顧則或左或右。不可見。役既去。謂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偕汝到南海求救於大士。章慮蹒跚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偷覩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覺身如風籬。飄空而起。未幾見深巷當壚者。並佳麗。爭來勾引。冥情弗顧。則又無所見。而奔濤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有鳥。往來皆道踏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宣佛號良久。見兩三白髮叟。携一人下山。貌肖己身。後人譚曰。此汝魂也。速禮善薩叩謝。忽前復又至。掠章足而去。

身後人曰。汝勿悻。今蒙菩薩赦宥矣。盍游陰府。徧觀善惡兩途。遂導至一所。見無數瘋癲乞丐。及人面獸身者。內有數人。爲章所熟識。又至一廳中。多鶴髮翁媪。握念珠。跏趺坐。逡巡間。倏至大宅。堂上皆貴官冠帶尊嚴。階下披枷帶鎖。剖心拔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爲善。此爲惡。此爲無善無惡。此爲罪大惡極。汝今歸去。常堅持前念。自修以訓人。毋怠厥志。章唯唯。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甦。身仍在牀。一燈如粟。鄰鷄嘔啞矣。天明即披衣步門外。足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而精神如舊。然終不悟。挽而救者。爲何神也。

萊蕪令

萊蕪令素有能聲。而地方積疲已久。治之過驟。一日因徵糧激變。幾成大獄。上憲檄委鄰封新泰某令往查辦。某令即單騎前往彈壓。鄉民持械蜂擁而前。某令獨立牛車上。剴切勸諭。衆始知其爲鄰縣某父母也。數語解紛。輿情貼然。其事遂解。未幾萊蕪令擢任去。旋以貪墨敗。新泰令卽今浙_中江梁楚香中丞也。

馬翁

濟甯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乩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以顯貴。乩大書窗前白鐵籠裏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黠者徑述乩語以問翁。翁固譎然長者。微哂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裏脇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婦曰。吾夫爲某豪家佃戶。積欠若干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緩追。以是哭耳。我乃就羣盜所存贓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鄉里有巨室。爲富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得出。盜曰。俟搜贓畢。再擄而取之可耳。時羣盜方搜括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鷄籠下。自執火立其上。指揮羣盜。席捲衣服。移時有盜問女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乩語殆指是歟。觀此則何人不可爲善。亦何地不可爲善乎。

坤師得夢

六合某氏。父爲縣令。延地師仰思忠者。卜窆窆。尋得一吉地。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俟天

晴再往。是夜地師夢一老人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此人。此人生前爲考官時。賣三舉子。富有陰禍。若葬此穴。當榮其子孫。非天意也。明日問六合尹林克正曰。某大令居官何如。林曰。聞其先爲教諭。後選此官。不久卽卒。但傳其爲考官時。大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令葬否。其人曰。某大令家因與勢豪爭墳致死。官事牽纏。家業凋落。至今尙未歸土云。

匿銀喪命

道光辛丑夏。河決祥符口。城內外皆成澤國。田廬男婦漂沒者不可數計。大府發銀賑濟。使某丞任其事。某領銀四萬。先將二萬匿於家。以二萬駕舟往。時遍地皆水。由城堞上登舟。忽遇暴風。舟覆。救者得某丞屍。失其左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僅得其半。其事遂上聞。大吏委員察其寓中。則二萬銀在焉。時吾鄉葉小庚先生申藩守河南。與某丞有舊。凡在長江大河因公身沒者。例得卹典。某丞之子求葉代達於大府。旣入省垣。諭知其顛末。乃歎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也。死已晚矣。此事聞之小庚之子旭昌。蓋目睹其事。且云某丞李姓也。

侮師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注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其身。

湖州鈕氏

湖州鈕氏。世有陰德。樹槐封翁之瑜。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中義舉。無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施棺放生。戒殺各善事。不勝枚舉。其曾孫平齋儀部。芳治始中辛酉進士。平齋之弟詣津。芳題麈尾。芳圖先後登賢書。晴嵐明經。芳鼎精岐黃術。貧不能醫者。恒不吝重貲。合藥濟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樂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福祿。遂以戊戌得大魁。屢典文衡。昆季輩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之子承筠。又於癸卯登賢書矣。或又傳其先世有爲藩署幕友者。遇鄉民巨案株連千餘人。隱爲裁減。卷冊消弭。全活無算。至今雲礽繁衍。甲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松泉當得大魁時。嘗語人曰。豈吾之學問足以致此哉。乃阿爹所爲之事。

發覺耳。遠報在兒孫諒哉。

肅甯令

余於甲辰春。應禮部試。闈前以制義質馮景亭。桂芬先生。因受業焉。景亭師言。日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記。因爲余述曰。孫蘭泉。魁江。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肅甯縣。於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卽暈仆於地。久之始甦。時各幕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而言曰。是殆夙業也。女子爲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壻家疑孕辭婚。女故烈。遂自經。女父母訟於官。余前生姓黃。亦爲肅甯令。以腹堅。竟斷爲失節。貞魂含冤。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後於二十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至四品。今將所得官祿。全行削抵。姑準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卽促幕友作發教文書。幕友遷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

虛谷守謙江西新建人。丙戌進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聞諸朝廷。然爲之作傳表章。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即授以黃帶。迫其自經。孫卽作自縊狀。衆人婉勸始止。而孫公頂髮已揪去一絡。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借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雖爲無心之過。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而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耳。並有一鬼詩。語甚俚。熊不得已。遂爲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中有老吏能詳之。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爲肅寧令。有良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於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此官。去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江與伊對質於城隍神前。蒙神擲冊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盡孝。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慎之哉。現在合眼卽見一白衣女子。或

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官此地。形影即消。伏乞大老爺迅賜委員。往攝蕭篆。江實不敢回署。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如蒙大老爺。即日代江出詳。改教職。俾得稍遂仰事俯育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刊示衆。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開府。宜最留心武備。江在下風。敢布腹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肅寧縣知縣孫翹江謹稟。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倏見冤女。以手提江頭髮而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爲官。我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台。題請旌表。以慰貞魂。而爲天下後世之聽訟不慎者戒。冤女搖首云。我事跡早已明白。無勞能大人如此費心。且我之來意。並非求名也。江又許以誦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也。你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誤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臾而退。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大老爺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憤亂。辦公錯謬。雖逃陰譴。又遭陽譴。反辜負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

痛哉。余謂此段公案。衆目共見。衆口喧傳。可戒而兼可勸。一以見讞獄之不愼。雖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末減也。

彭孝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莪京兆。適其族弟名蘊燁者亦在座。則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鄉試。余弟寓中。有鬻其女以償債者。余弟爲之惻然。因竭資助之。其事得寢。詢其祖。則秀才也。後榜發。余弟遂中式第四名。人以爲救急之報云。

閻作梁

文園中。遇鬼索命之事。往往有之。然多見於鄉場。而會場則鮮有之。甲辰會試。余於二場坐西闕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戌刻。忽聞有人縊死。蓋號字六十八號。卽闕字前一號也。次日余於辰刻。即交卷出闈。見西牆下擁擠多人。則其屍正由牆頭吊出。而尙未詳其所以縊死之由。後於三場遇吳碩夫。駿昌則即二場同在號字號內者。據云。其人爲閻作梁。甘肅人。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嗟歎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苦苦尋我。豈竟不能緩至場後云。

云。次日則神色慘沮。薄暮向號軍云。我不久即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即奔至巷末廁舍中。將帶向頸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詩云。迢迢萬里爲何因。只爲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爲真。歎云。一塘楊聯奎未定草。又見其卷上寫四語云。刀筆殺人者三。雞姦致死者一。此卽經文。請大人正法。又聞此人係慣放重債者。罪惡多端。一死不足以蔽辜。而天必死之於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黃琴農述二事

永福黃琴農。義爲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莘田先生之猶子。隨同懷兄心菴邑侯。在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不苟。心菴引疾回閩。封翁將所挾餘銀。購東茶奉兄。其友愛如此。嘗製一大袖布袍。飯後即出沿街檢拾殘字。日以爲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易錢。僱人幫檢。值李方伯_庶莅_雲莅閩。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跡。大蒙嘉獎。自江西歸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爲事。壽至八十二而終。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大挑一等改教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卽琴農。余延在家授讀。所述

如此。琴農又言。福州借字社最多。而緣此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之首事林星航。錫賡家甚貧。每質物僱人檢拾字紙。並力邀同志鳩集工費。每日以收得百斤爲率。不及數。必於次二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卽於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連登進士。方入鄉闈。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爲之指引爲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獲雋云。琴農又曰。吾閩永福縣文廟。久破損。道光戊子。闔邑捐修甚崇麗。報竣後。邑令加級。董事之子弟多入庠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二人。一黃姓。一林姓。武舉一榜。其中三人。蓋吾邑從無此盛事。更余嘗隨宦連城學署。親見該邑鼎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道光初。蒙賜聖協時中匾額。有童姓者。獨力精製金匾。懸挂。卽於乙酉科得拔貢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卽闔邑亦與有榮。嘗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力捐修。爲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爲之事。推諉不前。宜其子孫不振。欲求一衿而不可得也。

蔡遇龍

潮州蔡君遇龍。壯歲游幕遠方。與東人春司馬。極相投契。未幾司馬卒於官。司馬係旗籍家於

京師。眷口俱未隨任。身後僕從星散。柩不得歸。君獨毅然身任。不憚數千里。送其柩回京師。晚年家小裕。性好施濟。開一米肆。盡以其錢米貸給鄉人。而不取息。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今歲豐收。家有餘穀。可先償君十餘石矣。坐未定。忽有鄉豪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筐倒篋而去。鄉民舉家號咷。君惻然淚下。卽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已家所收租米周給之。觀者皆爲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有六。其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鄉薦矣。

楊光祿述三事

楊雪椒先生。喜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之。乃手書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分校江南鄉闈。得一卷擬首薦。夜夢神人謂曰。此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卻。以卷呈主司。初加獎賞。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應抹。卽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跡漬透數層矣。竟被擯。又

曰。漢陽諸生蔡某。少有文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窺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朦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壙終其身。

閔鶴亭父子

桂林閔逢源。三江耆儒也。工屬文。而好行善事。乾隆年間。城中時疫大作。閔故知醫。率一老僕。負藥囊。比戶診視。令僕調藥偏飲之。所全活甚衆。未幾其次子鶴亭。錫爵以供事軍機處。得官。其孫鶴雛。光弼。旋登丁酉鄉薦。相傳翁鄉試時。曾兩次擬元。初次主司得卷甚喜。傳觀畢。置帳頂間。後偏窺不得。或傳主司閱此卷時。屢見大黑影在前。遂置之。蓋其家有經紀牛牙者。翁遽令輟業。而合家誓不食牛犬。行之數十年。今鶴雛又以大挑得外翰矣。家大人守荊州時。閔鶴亭方爲磨盤洲巡檢。值荆江秋漲甚急。鶴亭悉力堵禦。工無可施。傍徨四顧。見有禹王廟。遂往默禱。四壁頽然。僅存古鐘一座。徧鐫梵字。鶴亭命丁役舁鎮水口。自據鐘鈕呼曰。數萬生靈。惟神庇佑。工若不就。當以身殉。祝畢。即下椿拋石。而隄遂成。時有從隄下過者。偶以碎磚擊鐘。鐘大吼。其人遽病。禱之乃愈。由是牲牢報賽無虛日。家大人初莅任巡隄。見鐘詰之。始知其由。及

巡撫桂林。鶴亭猶健在。爲觀纓舊事。付鶴雛記之。

洪山橋

王亦蘭道微曰。吾郡西關外之洪山橋。與南門外之大橋。其長相埒。皆十萬人來往所必由者。某年洪山橋爲水所圯。衆議修建。有某甲列其戚某紳。及同人姓名。往各當事衙署題捐。得若干金。日夕爲狹斜之游。銷耗殆盡。而久無興工之期。事發。官欲窮治其事。時鼇峯山長某。與官相善。某甲託紳求援於山長。爲之緩頰。其事乃解。聞此舉凡十六人。其後十四人皆絕嗣。惟某甲與紳各存一子。而紳子忽於去歲暴卒。某甲乃自誇曰。是役也。惟余可以對人耳。數日後。某甲子亦竟痘殤。或疑紳爲人坦易可親。生平無他過惡。不應得報之烈如此。而不知紳於其中。實有染指也。吁。亦可畏矣。

訟師惡報

王亦蘭又曰。訟師未有得善報者。余所目擊。已三人矣。一爲某明經。少聰穎。詩文字俱佳。中年乃弄刀筆。被其害者。無以自明。禱之於神。因某案發。爲官所治。瘐死獄中。又一友自負能詩。一

友自賃工書。皆託業於此。未幾妻子俱亡。同以窮餓終。余能詳其事。而不忍舉其名也。

蜜浸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錮婢厚殮三說。以寓勸懲。沈蔭士師。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聲疾呼。不但有益於浦城。儉俗頹風。到處有之。特浦城爲甚耳。然余聞浦城溺女之風。亦甚於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問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人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謔爲異事。蓋浦俗嫁女。必用蜜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即須備辦。殫日夜之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壻家往往以蜜浸之精蠱。卜來婦之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遣嫁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警。生女雖多不棄云。予告之曰。君舉於鄉。行詣即當爲一鄉之表率。今旣育女不棄。足以勸懲。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儆。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尙仍舊否。余曰。近日浦

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視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卽其家。家婦近日嫁女於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於背地偷送者。陋習之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譟集。以及新正欺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而家夫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風起於吝財。而吝財之弊。由於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丁封翁

吾郡丁封翁名嵩者。兄弟三人。岱居長。次翁。次岳。岱治家。翁外經營。岳在家讀書。兄弟和好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翁祇一子甫四齡。岱一日謂兩弟曰。食指漸繁。盡析產爲三。各覓生計乎。翁曰。吾家九世未分。爲世所稱。我輩不能勉法前人。已爲可愧。今兄四姪。弟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嗇而我獨豐。若必分產。請析爲十。兄從之。翁貿易湖廣。有索回外欠千金。岱與岳所未知。翁如數出之。回家適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而逝。兄不忍利其有。盡

婦翁婦。是夕婦夢翁曰。速出前銀。婦如言。仍析爲十分之。丁係白屋。未幾翁之子。弱冠即成進士。嗣科第不絕。今爲榕城世家矣。

婦人名節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關婦人名節者。尤宜慎之。余爲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其妻被殺。並述其妻將死之時。言與某有姦。拒之而被殺云。夫有姦而何以拒之。本夫在家也。旣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之時。又安肯直言無隱。此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死。案亦議結。萬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即據本夫之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冤沈海底乎。聞某縣令出詳之日。即病故開缺之日。余嘗批駁。以明有王法。幽有鬼魂云。而豈知已爲鬼神之所殛耶。

罪譴難逃

儀卿先生又曰。在江右日。因督糧舟泊鄱陽湖。忽遇大風。余座船。吹至灘上。餘船覆沒者百餘號。有前會昌縣某故令靈柩在船。眷屬同行。前一夕舟人見蟒衣補服者往來船頭。嘆息之聲。

不絕。是日全家覆沒。樞浮至某地。人以爲櫃物也。見前和題銜名。乃返之。夫某令現形於舟人。而獨不見形於家屬。聞此令居官。本有浮議。其亦自知罪譴之必不可逃歟。

林州牧

林梅甫州牧。晴光宰直隸定興時。將赴任所。距城二十里之北河店。楊椒山先生墳塋在焉。林拜禱於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甫莅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殘。惟神鑒之。地方公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卽宿公墳祠中。而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蒞任未幾。有貢生某。呈控伊鄰某。雞姦其子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犯已聞風遠颺。貢生疊次喊稟。援律請辦。四捕無蹤。及尋至鄰境。見一人質貿然來。形迹可疑。詰之即鄰某也。遂鎖拏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本欲開之。謂貢生曰。汝子現無恙。雞姦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子將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鄰某亦堅認不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卽正典刑。訊時問其既逃何以復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頽而長。青臉白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爲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

信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即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即祠中所拜忠懸像也。立志爲好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何秀巖副榜

嘉慶間。吾郡巖商之好行其德者。首推薩露。蕭農部。已於前錄詳之。茲閱王卡蘭避暑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間。吾鄉論孝友好施而品行端謹者。羣稱閩縣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學。家貧無書。借人閱市。雪鈔露纂。右手胼而弗輟。作文無速藻。嘗與陳滋田太守。同應郡縣試。有何通宵。陳達旦之目。乾隆乙酉。冠郡試籍諸生。是秋遂舉解。後因食指繁。勉就齋館。代館東。承受商名。後遂獨任。奉母與兄極孝友愛。某甥恣其所欲。折閱計萬金。恐撻母怒。默不敢較。幫務中雖值繁冗。夜必歸視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篤備至。門多雜賓。三黨故舊。賴以衣食。嫁娶喪葬者。數十家。素不相識者。淹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進郡中寒峻。與諸子同硯席。飲食教誨之。多得科第以去者。歲大饑。則爲粥以食餓者。興工作以資民之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

湖書院。濱水易圯。翁三度葺之。他若坏城垣。修廟學。成橋梁。所費皆多貲。而樂爲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奕。並不營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暫謫人間。忽而來。忽而去。不能爲子孫計也。年六十八。無疾而逝。子岐海。治連孫肫。邁廣。素相繼爲名孝廉。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遠矣。家大人曰。薩何二家之好施。皆余所目擊。薩以素封繼志。何以寒士起家。何尤爲其所難。而詩書之澤較遠。今郡中何嘗無饑商。而此風杳不可追。幫務商情。亦日趨而日下。此則可爲浩歎者矣。

纂書獲報

王未蘭曾受業於曼雲先伯。篤信師說。而安貧嗜學。尤能不愧薪傳。嘗語人曰。刊刻善書勸人。其積功最大。食報亦最速。余年踰三十。尙未得男。因憶癸巳歲。與石君孺懷。同梓有七曲。原本文昌孝經離句板。刷印不多。乃禱於文昌神前。願遞年印送一百部。求賜丈夫子。果於次年辛丑。得男兆麟。又寒家向藏有先正詩文。零縑斷簡頗多。前年藉此勸懲。緯以論說。撰成消寒錄。避暑鈔二種。甫梓行。而連夜夢中屢有巾冠數輩。陸續來謝。尤異者。一夕朦朧中。見古貌偉軀。

長鬚豐頰。扶杖告余曰。吾蓮花洞仙翁也。君所刻二書。足見留心風化。且所收著作。多係零落遺稿。其用心尤見醇厚。但未經蒐輯者。尙復不少。幸終前志。無廢成功。君現在所輯。東越樵書。其逸事美談。尤足資文獻。可急付手民。以傳於世。余以梓費未集。辭。仙翁曰。君畏難耳。吾當爲君籌之。飄然辭去。未知後驗如何。但此夢甚異。記之以見拾殘補闕。薄有微功。其卽能感動幽冥如此。按此語。頗聞於人。有竊哂其誕者。家大人曰。此事可勸。此理亦不誣。昔人有言。收拾前人遺詩文者。如哺路棄之幼孩。瘞荒原之枯骨。其功甚大。吳人顧俠君。撰元詩選各集成。夢古衣冠百十輩來謝。此事傳播藝林。未蘭之志。何以異是。俗流渺見寡聞。又不樂道人善。所謂已則無禮。而反笑人何故行禮。此聖人所謂末如之何者也。按余續輯是錄時。家大人適爲先伯父曼雲公。校編秋竹齋詩存。吉甫伯兄侍旁。多所參酌。每至夜分不倦。一夜伯兄夢曼雲公來。與家大人及伯兄致謝。晨起言之。歷歷。家大人謂此偶然夢幻耳。曼雲公早世。惟伯兄尙及接音容。故精神所趨。形於夢寐。非必真有靈感相通。余竊讀曼雲公自序。一生心血。半在此編。其屬望於家大人者甚切。乃遲至二十年。始克酬其素願。則冥冥中之且慰且感。正非無因。謹附

記之俾後人之珍護遺文。闡揚舊德者。知所勸焉。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重印

重印勸戒錄四千部約需印資五千餘元現已收到一千餘元茲將助印功德

芳名補印列後

以收到印資先後為序核計印資尙差四分之三如
各大善士有捐助當於補印前五集內陸續公布

張姚氏先生十元

金子安先生五元

夏篤忱先生四元

敬記先生貳拾元

席之珍先生二十元

吉道隆先生十元

張虎文先生十元

汪寶善先生二十元

丁尚義先生十元

胡希明先生十五元

趙起東先生十五元

戴永義先生十五元

余煥之先生十元

程文德先生十元

江其釗先生二十元

葉少華先生十五元

金慶康先生十元

周義甫先生三十元

朱一民先生一百元

願以此功德

增長諸福慧

人各習禮讓

圓成勝善根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消除宿世業

現眷咸安樂

解脫見我真

同生極樂國

流通者

天津河北昆緯路駿驥

里十六號周敬菴居士

電話北局一五二二號



